

武俠小說

江湖豪俠傳

姚民哀著





第十一回 各顯神通三盜龍駒 小試身手乍逢玉面

那天午牌時候，已到了橫道河子，距離一面坡，祇有一百〇二里官站。三寸丁提議：今日須趕一個黃昏，務必要趕到敝莊纔歇。艾張二人，自也贊成。當下連夜趕奔，直到二更多天，方纔趕到一面坡鷄冠山丁家莊上。那座鷄冠山並不高大，不過三面靠水，形勢非常險峻。丁振宇的莊子，分爲上下兩宅；下宅沿山脚建築，上宅乃在嶺上。當晚到得莊上，三寸丁一間手下：「楊爺是否在莊？」手下忙回稟道：「楊爺睡在上宅。今日白天，有一個江淮好漢，叫做關海神龍蘇二，前來拜山；說是爲着索還托什套那匹龍駒到來。楊爺跟姓蘇，斬牲打賭，限姓蘇的七天之內，前來盜回此馬；如盜不回時，姓蘇的和着楊爺作對的那個子大明子，都情願端正門生帖子，拜投楊爺門下。因此上，楊爺送了蘇二走後，便到上宅去的。不知如今睡了沒有？」三寸丁聽了不則聲，先將艾柏



齡安頓客房歇息，他却悄悄帶了張長福，蚤夜往上宅，和楊燕兒計議去了。柏齡一到客房之內，略略耽擱一回，正想脫衣熄燈，上炕將息。忽聽窗外有人低喚道：「艾老叔！睡了沒有？請開格子，讓咱們進來談話。」柏齡聽了，驚問道：「是誰？報上名來。」窗外之人道：「愚姪太小保錢王，白面夜叉李長泰是也。」柏齡聞說是錢李二人，自然過來開窗。等待他把窗輕輕的推開，窗外接連躡了四條黑影進來；除了錢、李二人之外，尚有他們十弟兄之中，行四的黃面佛高大鎖，老十神拳無敵金鐘聲，一共四人。當下草草的躬拂過了。小太保不等柏齡開口動問，先行告訴道：「那天安龍山會議時候，您老不是先走嗎？不料跟手就出了一件事！」隨把王五被挖去一雙眼珠子的事情，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又接著說道：「當下大家怒火中燒，誰也攔阻不住誰？侯七和三傻子，先自趕奔一站。俺們三個一羣，五個一隊也陸續後來。我們以為您老已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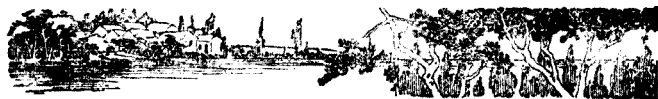
到此間；及知大衆趕至，方知愆老未來。昨天傍晚，蘇二叔去請善面大士，昆化的，却也趕來。一打聽，纔知三寸丁赴奉公幹，祇有楊燕兒一人在此。併又得着一個好消息：這三寸丁名爲受了招安，做了松江江防營的統領，居然也稱大人；其實他還兼做鬍子買賣，手下養著不少敢死之士：什麼老疙瘡、大王兄、西邊好、大金牙、札不死、洋鬼怕、溜溜腿、鎮西邊、全福壽等，（按上述諸人，皆吉、黑兩省著名鬍匪；若大金牙、鎮西邊等，去年方被張作相獲捕槍斃。）一共有四五十人。這四五十人，也有一人獨領着一二百，三四百人；也有兩人或三人，合領着五六百，七八百人；統計起來，武裝齊備，有戰鬥力量的，足有四十餘股；弟兄總數，約近三萬。這一班人，和三寸丁日夕相聚，再加三寸丁爲人爽直易與，故此感情甚佳。那楊燕兒雖也掛着一個幫統頭銜；却因他過於精靈，那些老疙瘡等，都和他冷冷的，不買他賬。楊燕兒初不在意，



新近忽也想擴張自己勢力，拚命的招攬人才。侯七借此機會，因先單身投奔到他這裏來臥底；好在燕兒和侯七從未會面，竟已坦然把侯七收用下了。侯七併說：專能飼馬；燕兒就派他管理上莊馬號。我們幾人，也即更名換姓，一起混了進來。不過楊燕兒雖已收用我們，却不許我們到上莊，祇准在下莊出入。我們進門以後，方知燕兒回來好久，並未出門。那挖去王五兩目的，另有其人，論不定就是三寸丁本人哩。我們自得到了老疙瘩等不買賬的消息，便又天天鼓吹他們反抗楊燕兒，事情快要成熟；如果三寸丁再遲三天回來，恐怕楊燕兒要被大眾鬧跑哩。」柏齡問道：「如今侯七呢？」小太保道：「事情正多咧，您老聽我說下去罷。侯七既管上莊馬號。灤州的捕快蓬頭黃三，要建現成功勞，也隨大眾趕到。當夜晚間，上山想去盜馬。不料走錯了路，跑到獵狗房內。那房內共有三十七條大種猓獅狗，都經丁楊二人的教練，專門會嚙人。可憐黃三本領



又未見得如何，身上也沒帶軍器；一人兩拳，怎敵得一羣如狼似虎的惡犬？一條性命，生生的被狗咬死；而且咬死了，再被羣狗分屍，說也可慘！想來他和巧嘴金根倆，都是當衙門的，從前必定傷了些陰鷲；所以結果都如此淒慘啊！這消息透出去，朱三傻子又發獸性，偷偷的從小道上山，居然被他摸到馬廄中，尋著龍馬，撫順了好一回。此馬他本乘過，所以馴順非凡；他使把帶去的敗絮，分裹馬蹄，俾減輕踏地聲息；然後把馬繫索解去，居然又被他冒險牽出門外，超乘上勒，想往山下疾馳。不知怎樣一來？朱三繮不能收，鞭不及揮，老在上莊左、右、前、後，奔馳來去；一瞬息間，已經繞了數匝，把那裏蹄敗絮脫去，蹄聲漸大，驚醒人、犬，一齊出來。三傻子既非燕兒敵手，又怕那一羣惡犬；祇好把辛苦得來的那馬，決心丟着，單身跑了。楊燕兒後邊緊追，一步不鬆。幸虧侯七預伏在半路上，假意上前攔阻，算被朱傻打敗，送了一條桿棒



給他。三傻子既和燕兒照面，賽了幾下手式，虧有救命三拐展出來，將燕兒扔了個斛斗。要上前結果他的性命時，後面惡犬和莊客等已經追到；傻子無奈，只得再走，不料誤到左山，臨了水道，如換別人，性命早沒有了；三傻子幸有水內工夫，便從山上使了個蛟龍出洞之勢，兩足騰空，一個『倒翻頁子』，躡入水中，慢慢的游泳回去。自從兩回不得手之後，直到昨天，蘇二叔和著家師大叻子趕來。他們兩位老英雄，又上山去盜馬。不料自經三傻子盜了一盜之後，燕兒已將那馬尾上，綴上無數響鈴；家師一一將他解下，很費時候。好容易尾上所繫諸鈴，全都解去；牽了將走。偏偏馬項之下，還有一個大鈴；一牽動，那馬將首一昂，鈴聲大振，驚動守衛，都起來喊拿盜馬賊。楊燕兒也親自出來，和蘇二叔家師照面；兩下一動手，被家師用楊家小八手內一下絕手，喚做餓虎攢羊式；將他抓着，颺在脅下。不料這斷鐵布衫內的二十四套小工夫，都會的



了；家師一個不留神，被他用了一個黃鱔吞餌把式，竟蹶了出去，仆在地上，一動不動；家師搶步上前，冷不防這廝忽地將左腿縮起，在家師面前虛晃了一晃；家師自然往後退讓一步，他跟着一個鯉魚打挺，翻過身來，用足全身力量，提起右足，向家師左腰猛踢一下。」柏齡聽到此處，掌不住驚道：「啊呀！這是咱們天倫的傳派，喚做子母鴛鴦連環腿，也是毒門，難避難躲；令師到底被他踢中沒有？」小太保道：「幸虧家師眼明手快，忙施展出一個風擺荷花式，向刺斜裏一閃；閃雖閃得快，沒被他踢中要害；但是肩尖之上，已經踢着。這廝穿的是雙青布軟底翻頭鞋；兼那翻頭的凹內，襯着鐵葉？所以着在肩上，分量倒也不輕。家師便順勢側身顛仆下去，把兩條腿伸縮成一個三角形，滿望這廝搶進門來，摺腎囊時，用萬蜂朝王式，鎖住了他雙腿；然後用神鷹探爪勢，將他攆出去；專待他碰起來，趁勢用一下頭工，喚做飛鳥投林；把他撞死。不料



這廝並不進門，又見隨從人等，都非蘇二叔對手，已經打得七零八落；他便打了一聲呼嘯，一齊退後，想要放這一羣惡犬出來。蘇二叔見不是頭，也便打了個暗號，和家師退了下來。預備他追上來時，再下手結果他。因為蘇二叔到孤店子紀家溝，去相請善面大士，可惜善面大士果已兩目失明，不能出來幫助。說起楊燕兒的工夫，却說確是不壞；而且對於輕身騰蹤工夫，當年用過死工；能着了釘鞋，在竹架上行走如飛，竹上還舖一層油紙；他經過兩三個回環，那竹上的油紙，可以一絲不破。又能直躍橫跳，直躍不必說起；橫跳也可以一口氣縱五六丈，而且祇消兩袖擺動，袖口被風吹得像帆飽一般；他便借勁一縱六五丈，因此都叫他爲楊燕兒。直是天下寡二，不特關外少雙！不過他腳底下有照門，祇要力大之人，能夠將他掀倒，在腳底心內用力一點；他至少三刻鐘不能動彈。江湖上傳說：他怕我的童子工、紅砂手，乃是他放的謠言；不過他的



破綻，確祇有我知道罷了。蘇二叔受了善面大士之教，故此預備發一腿鷄心腿，將他踢翻；然後點他照門，結果他命，替已死的黃、羅、金三人報仇。偏偏這廝乖巧，不追上來，依舊枉費心力，龍馬仍未盜得到手。到了今日白天，蘇二叔單身到此，和楊燕兒面約：七天之內，必定將馬盜走；如過七天，馬不到手，承認燕兒是關東第一條好漢；所有死的，傷的，一概揭開，不再與他爲難。這條很爽快的辦法，楊燕兒倒也贊成的。特地預備起盛宴來，請蘇二叔。二叔坦然不疑，入席暢飲。等待與盡散席，蘇二叔有意獻一點能耐，伸兩個指頭，擎住了一只檯脚，平舉起來，安置一旁；非但那檯上的杯、勺、盆、碗，不曾移動半黍；連杯內餘瀝，碗內殘湯，也不有一滴傾溢。把檯子擎開後，他老人家的座前，別無障礙，口內說聲討擾再會，人已躡在七八丈外，拱手便走了。因此一來，那班三寸丁手下之人，背地都議論燕兒不是姓蘇的敵手；咱們當



家，（指三寸丁）到底身為統領，不是容易得來；不要爲着包庇此人，弄出些未便來！於是他們想結一個團體，把楊燕兒細獻出莊。不料三寸丁偏偏這時候回來，那局面一定又要大變了！況且三寸丁回來，那隻玉面猿自然也帶了回來；又平添兩個勁敵，恐怕是我們于家鏢活該衰敗；咱們朱三、羅九、王五的冤仇，報不成了！」柏齡道：「不，三寸丁和玉面猿雖回來，却還帶了個馬回子同歸，這明明又是來臥底的；……」正要往下說時，忽見小太保很驚訝的說道：「什麼響聲？啊呀！這不是劈柴麼？」在房五人，除了柏齡初來，不懂甚麼；那錢、李、高、金四人，却都知道，這是丁莊告警的暗號；一定自己人方面，又有人蚤夜上山盜馬來了。書中交代：三寸丁領着張長福，同到上莊。其時楊燕兒，親在馬號之內，看守馬匹；防備蘇二到來下手，不願離開。三寸丁便親將猴子安頓在馬號之內，替代燕兒，同到密室之中，商量要事。一面命人預備床



鋪，打發張長福安睡。侯七知道三寸丁回來，早在暗中留心窺看，不覺忖道：「義父做生那天，此人一定來過的；所以如此面善。那他或者也能認識我，如此，我在此間也難站足。好在這幾天下來，那馬性已經被我弄熟；趁此三寸丁剛纔回來，喘息未定之時，不如冒險先下手吧。」故而專待丁楊二人一走，侯七便將馬牽到槽外，一來，他是生長吉省產馬之區，生胚尙能弄熟；二來，他已將此馬性度摸熟；所以把馬鈴卸去，上到槽外一些不難。誰知那隻玉面猿，見侯七牽馬出去，比人尤乖；竟跳上前來，要挖侯七的眼珠，攔侯七的喉管了。侯七趕緊把繞在臂上的那條純鋼軟鞭，嘩喇喇施展出來，耍成一道滴溜溜銀光，保護自身上、中、下三部要害。怎奈這猴子跳東跳西，厲害得很！你把鞭舞動時，牠躡在一邊休息；祇要你手中遲鈍一些，牠又跳過來亂抓亂咬，雖沒有傷及要害，但是浮傷已不知有了幾處；皮破血流，也很難受。人畜相持了一



回，人力漸就疲乏，畜一毫不覺得什麼？况在夜晚，人目終不及猴目便利。候
七暗想：這怪畜生，倒也和楊燕兒一般的難打發；今天我的性命，論不定要傷
在這畜生之手咧！



第十二回 兩針解圍梅花瓣瓣 一鈎紆難白纓垂垂

正在危險當兒，忽然半空中一聲鷹叫，接着有黑越越一件東西，直壓下來。禽中之鷹，和獸中之猿，一樣的陰鷲刁詐，活潑靈利；而且猴子最怕的是鷹，故此玉面猿一聞鷹叫，便似人一般，先氣短了半截；接着見有一大團黑影從空壓下，牠便向馬號屋內直逃進去；牠雖是逃得快，可是臀上早吃着了痛苦，不由得怪叫一聲，躲到別一匹馬尾之下藏着，再也不敢出來了。侯七此刻也不暇分辨是真鷹，是夜行人；祇要猴不擾人，便跨着滑背馬，向外直沖出去。不料猴子一聲怪叫，早驚動了屋內丁、楊，知道于門中人，又來下手盜馬。便傳警號出去，所有在上莊歇宿之人，立刻都起來舉火看視。侯七見他們都已起來，自知單身難敵，趕緊下落馬匹。好在他捕馬工夫，高人一等；便縮身鑽到馬腹之下，將身子倒仰着，橫躺過來；兩足反伸上去，鈎着馬項；一手拉住馬尾，用



力扯住；一手也倒伸上去，抱著馬腰；身子緊帖馬腹；頭靠住馬臂的下面；全身用力，一挺一翹。那馬如何禁得起呢？自然也亡命的向外直奔。這手把式，名爲吳王抱西施；那是盜馬的必要法兒。等得那班莊丁，閒漢，迎面候上來時，那馬吃了痛，像發瘋相似，逢人便踢，遇物便咬。侯七在馬腹下暗想：別的沒有什麼？倒是莊門阻住，今天恐怕我命還是不保！再加被猴子抓傷的幾處，血流不住；那匹白馬，一部份幾乎要染成紅馬了！從馬號衝到莊門，距離三進房屋。恰巧假名張長福的馬回子，他所臥的客房，正在莊門旁側。一聽裏邊吶喊聲起，知道于大明子那方人來盜馬。所以也趕緊起來，把莊門洞開。等待了楊二人出來，高喊：大家熄火閉門，省得馬見前頭有光，望着亮的地方跑去！不料遲了一步，已經不及。喊聲未絕，那馬已經衝出莊門去了。楊燕兒一見這種情形，明知有臥底奸細約通所做。不覺憤火中燒，便施展夜行術，直追上



去。三寸丁也吩咐大家，抄傢伙，正要一齊追出去。忽然內莊失火，烈焰騰空，火勢甚烈；究竟是自己家產完全在此，鬪着心經的。便招呼大家先行前去救火，祇有那個張長福，却在威武架上，拔了一柄單刀，也出莊門走下去了。楊燕兒工夫本是不壞，將追着動手，不防後邊那個張長福，也追了上來。楊燕兒正作一個猛虎下山之勢，用力搶前去，扯馬尾，祇將馬尾扯到手，他的身子，便可躍到馬背上去。不料，空中嗤的一聲響，落下一枝梅花鋼針，正中手背之上！那針尾之上，拖着一個小小鐵環；環下繫着一隻絨鳳。燕兒明知這又是夜行人的標幟；也不暇細想是誰？好在皮厚肉糙，吃着一針，雖也有些分量，究竟不是吃不起痛苦的地方；故此絕不爲意，依舊不縮回來，仍伸手上去撈馬尾。忽又覺得頭頂上冷颼颼一陣刀風；這却不能不避，萬不容再顧抓馬尾了。忙把頭頸一縮，接着身子向地上一躺，望外一滾，躲過了一刀量天切菜；重又



跳起來，向後一瞧，怒喝道：「你不是丁莊主新帶回來的張長福麼？怎麼也跟俺動起手來？」那人笑道：「呸！瞎眼賊！連上元馬回子馬雲程爺爺，都不認識麼？枉空常在江湖上跑路的！」楊燕兒一聽，暗道：不好！久知馬回子有下鷹爪工、紅砂手的工夫，雖是專破金鐘罩的，但也可剋住我的鐵布衫；不能和他交手。本來愛惜名馬，如今這馬不要了！破釜沈舟，讓他們抗一騎死馬回去，落一個大家不到手！所以他也不和馬回子動手，仍舊往下追馬。一轉瞬間，又被他追近馬後，約離箭半地步；一灣身，在地上拾了一塊頑石，覷準了馬臀下面，和後蹄交界之處，用力打去。他也是盜馬慣家，明知馬腹下，有人用煎海乾法兒，和著這馬一同逃走，這一石如果打著，不但那馬後蹄受傷，連那人的命也沒有。此刻侯七正想翻身上騎，滿擬楊燕兒愛馬如命，不會便下毒手；二來，燕兒身後，還要防朱三傻子的師父；三來，下莊快到，一同到來臥底的共



有四人，定有人來接應；所以心倒放寬多了。不料楊燕兒竟動了不望瓦全的心念，一石飛來，侯七眼皮頓時向上一翻，雖已知道不妙，請問如何避去？祇得忙把抱腰那手一鬆，頭向腹下一縮；可憐已是不及，雖沒有正中天靈蓋，打得腦漿迸裂；却着在山根之下，顴骨旁邊的頰上，打得他眼前金星直冒，牙齒內鮮血直流，痛徹心肺；一時要翻到馬背上，也痛得翻不上去了。馬回子在後看得清明，掌不住罵道：「好很毒小子！前番挖了我徒弟眼珠，害了許多盟姪的性命，今天尚敢出此毒計，暗算侯七兄弟麼？俺不殺你，誓不爲人！」燕兒一聽這話，方知盜馬的是侯七。不覺想道：他是于大明子的愛徒，又是義子；今天我命就丟，能換上他們一個侯七，一騎名馬；也不枉生一世了！所以索性丟了後面的那人，一心注意前面。正要下第二石時，不防兩旁躡出四條黑影，把他阻住。馬回子見有錢、李、高、金四人，車輪般擋住楊燕兒，諒不妨事。自



已便搶前去保護侯七，把他在馬腹下拖出來，勸了他一同上馬再行。此刻侯七渾身血臊，痛得有些昏厥；幸虧馬回子將他扶持着，衝到下莊莊後；恰好于大明子、蘇二等，也由柏齡開了前莊門，一同放了進來。那班莊丁和老疙塔等，聞聽上莊警聲，也都起來；驀然間，見蘇二等殺進莊門，知道不能抵敵；再者不知就裏，便吶一聲喊，四散走了。那侯七和龍馬，便由于大明子領着經佩坤、朱三傻子倆，保護着先行，逕到他們存身所在的橫道河子店中，等候着。這裏由蘇二、馬回子，領着高福海、韓尙杰等，迎上前去。祇見錢玉、李長泰、高大鎖、金鐘聲，正把楊燕兒盤着交手。凡是于門中人，見了楊燕兒，一個個都恨得牙癢癢地；便一齊蜂擁上前，亮刀廝殺。燕兒見不是頭，憑着自己一身工夫，施展出空手入白刃的解數來，居然被他躍出重圍，向山上便跑。不防就是標中侯七那塊蠻石，將他雙足一絆，頓時仆倒在地。忙的向外一滾，想要站



立起來，却被韓尙杰趕到，趁勢掄起手中鑕鉄棍往下搗去。燕兒一眼瞧見，忙再向外一滾，却忘記是在一條山澗旁邊；這一滾，自己害了自己，衆目昭彰的，見他骨碌碌的滾下澗底去了。蘇二抬頭一望時，祇見鷄冠山上莊火把燭天，殺聲動地。原來三寸丁救熄了後莊的火，又親自內外檢點一番，查到馬號之內，祇少了那匹龍駒；其餘馬匹都在。却見那隻玉面猿，縮在一騎馬後，兀是撒撒的抖着；知道是受了驚嚇。忙把牠抱過來一看，原來臀上還中着一支四五寸長的小小鋼針，入肉足有三寸；拔出來一瞧，那針尖分做五瓣，和梅花一般；針尾上拖着個小鉄環，環下繫着小絨鳳兒，很像女子所用的暗器。當下把針收過，忙取傷藥，替玉面猿把傷處敷好，吩咐平常伺候猴子的人，帶去喂食將養。忽又惦掛着楊燕兒單身追去，不知怎樣？所以率領老疙瘡等，追下山來了。蘇二遠遠望見，知道三寸丁率衆追來，但是自己龍馬已經到手，無心戀戰，便



囑咐艾柏齡在下莊大門外左首那顆大榆樹上躲着，作爲斷後；他招呼了一班弟兄，先自走了。那三寸丁一路趕來，不見動靜，心上異常疑惑。直至追出下莊門，也不見個人影。正在狐疑之際，忽聽空中喊道：「三教不分家，鉄樹不開花；」丁統領是有官職在身，何苦與江湖上人苦苦作鬥？令師弟也教咎由自取，現已掉在山澗之內，生死不知？快請回去觀看。至於龍馬，早已物歸原主。總之，你我均是局外之人；在下不揣冒昧，留一點紀念，與大家解了這結吧！

「三寸丁聽了，驚問道：「聽這聲音，敢莫是艾義士麼？你藏在那裏說話？怎麼不下？……」來字沒有出口，猛聽得弓弦聲響，一點寒星，直奔自己咽喉而來！三寸丁忙把頭一低，那件暗器正射在自己頭上那頂六楞便帽之上；拍的一聲，那帽兒被射落地，却掉在離開身後丈外地上。手下忙拾取過來，三寸丁拿了一瞧，果然是條一尺三寸長，五指闊，匾尖頭，旁有一只小鉤子，拖一些些白



纓的艾家倒鬚鉤；明知還是艾柏齡手下容情，不然，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祇消發一枝連環箭，自己性命早已丟啦！再把此事前後一想，楊燕兒先後傷了人家四條性命，挖了人家三顆眼珠子，又佔了人家不少面子；也正好罷休了！所以忙招呼手下，不用追趕，回進莊門，略略休息了一回，看看天已亮足，便又同着手下，到四面山澗之內，找尋燕兒踪跡。誰知尋了半天，終究沒有尋到，祇得罷了！不過，他雖沒尋得燕兒下落，却深信燕兒還沒有死；故而目前不見，將來定會重逢。其實，楊燕兒呢？滾下澗去的時候，被荆棘刺破浮皮，山石碰痛筋骨；等得跌到底下，一條左腿，被一個戳起的石筍尖一碰，欹斜躺下，左腿竟然跌折；右目又被荆棘刺進眼眶，用力一拔將眼珠帶出；痛得他昏過去了好一回。及至被冷風吹醒，自覺無顏再在此間站足，決計到別處隱下，再練軟工，預備仇報。所以燕兒的踪跡，直要到民元冬季，三鳳爭巢的時候，再行



出現。眼前表過不提。再說艾柏齡一箭擋住了追兵，候三寸丁退進莊門，他纔下樹，追着了大衆一同到了橫道河子店中。雖然侯七傷勢很重，不宜就道；但是此地未便耽擱。好在侯七受的多是硬傷；便僱了一乘軟車，裝着侯七，一同回到春長。在路上得信，托什套又變叛了！那樁馬案鬆啦！故此一到長春，大明子便另外弄了一匹川馬，到衙門中去消案；順便將公事飯辭掉。王五眼珠是瞎了；從今後却可少闖幾件橫禍，倒也可聊以自慰。所有相助出力諸人，當然由大明子重重酬謝。那馬，大衆公議：係侯七盜來；而且爲了此馬，身帶重傷；等待傷愈了，此馬卽歸他乘坐。侯七傷愈之後，仍舊同乾娘回到吉林，主持店務，掉回包瞎子轉歸長春。蘇二瞧見這情形，不是提親當兒，也就辭別入關，自回江淮去了。

附茶碗陣詩八首



(甲) 混元一氣單鞭陣詩

一朵蓮花在盆中，端起蓮花洗牙唇，
一口吞下仁義水，吐出青烟萬丈虹。

(哥老會中，則仁義水改為大清國。)

(乙) 天地同休雙龍陣詩

雙龍嬉水喜洋洋，當年韓信訪張良，
今日弟兄來相會，暫借此茶打商量。

(丙) 三教同源三清陣詩

三仙原來清白家，英雄到處好逍遙，
昔日桃園三結義，烏牛白馬祭天地。

(丁) 四季長春
劉秀陣詩
過關

四海澄清不揚波，只因中國聖人多，
南陽走國漢劉秀，哪叱太子受折磨。

(哥老會中下兩句，作哪叱太子去鬧海，戲得龍王受折磨，與此稍異。)



(戊)五族不分家反清陣

金木水火土五行，從來萬物土中生，
孔明預知天文事，可算千古一高明。

(八卦會中第二句，爲法力如來五行真。其下則爲位台能知天文事，可算
湖海一高明。

(己)六道輪迴蘇秦陣詩

說合六國是蘇秦，六國封相天下聞，
位台江湖都遊到，爾我洪家有光榮。

(哥老會末句，乃作哥老會中會詩文。)

(庚)七星大聚義下字陣

七星寶劍擺當中，鉄面無情逞英雄，
傳斬英雄千千萬，不妨洪家半毫分。

(辛)八方無礙
太平梅花陣

梅花朵朵重重開，太平無事二度梅，
衝風冒雪見志氣，登台拜將有光輝。



按哥老會中，茶碗陣最多。除此八陣之外，尚有梁山陣、太陰陣、六子守三關陣、七神女下降陣、古人陣、忠難相扶陣、五虎將軍陣、關公護送二嫂陣、趙雲救阿斗陣、孔明上台令諸將陣、貧困簞盞陣、復明陣、品字陣、山字陣、關公守荊州陣、四忠臣陣、四隅陣、趙雲加盟陣、英雄入柵陣、忠義黨陣、爭鬥陣、順逆陣、上下陣、桃園陣、龍宮陣、生剋陣、寶劍陣、仁義陣、六順陣、四平八穩陣、五梅花陣、七星陣。其命意用法，另詳拙著『會黨秘譚』筆記中。



第十三回 惑流言白馬侯拒婚 遭暗算天達店失火

侯七自從得到了那匹龍駒寶馬，自己雖則受了一身重傷，足足養了半年光景，方纔痊愈；可是江湖上的名氣，比以前大得多了。而且，誰都知道，他在鷄冠山丁家莊上，從三寸丁通臂猴仙師弟兄倆手內，奪得一匹千里馬。故此又都改口稱他一聲白馬侯。凡是到山海關外的線上朋友，大半要到侯七那裏拜會拜會，把他所開的那一所天達分店，和隋朝時候山東濟南府的賈柳店，清朝時節德州城外李家店一般看待。侯七自己，並不爲了己享微名，便將工夫拋荒。專門用交際手段去結交『三界』人物；一面儘管和『江』『海』『河』線上那班弟兄往還。那怕他是『黑』道，『小跑腿』，也一樣的『招待』，至少『一宿三餐』；凡是『失匹』，或者『背風火』的，到得吉林投奔他，他總用血性待朋友，不特效學復壁藏朱故事，還替人家打點出罪洗冤。一面却鎮日鎮夜，仍舊熬練工夫



，一毫不肯懈怠。故此侯七的聲譽，確是名至實歸，非那班徒擁虛名者可比。但是他的年紀差不多了；侯、于兩家的後嗣，全望在他一人身上；那娶妻問題不可再緩。于大明子夫婦倆，尤其抱孫心切。在大明子慶五十正壽當兒，曾由鬧海神龍蘇二作伐，所講的就是蘇二的寄女，安徽雙橋鎮蓮花庵石悟真五師太的徒弟，四川成都青羊宮當家老道士，无厄道人孟長海的外甥女兒，玉芙蓉趙鳳珍。于大娘暗地裏，已經將玉芙蓉的八字，和侯七的生辰，請教星相高手，細細的排算過幾次，恰巧配成一個周字，（此係星相家合婚之一種專門名詞。）再好也沒有。當時爲了王五這樁案子，談不到此。過了半年光景，蘇二專差一個徒弟，叫小毛豹，到長春于大明子那裏討回信。大明子便把妻子接回來，說明此事。于大娘聽了，當然很高興的趕回吉林，和侯七提及。不料，侯七一口回絕：一來，自己工夫要緊，不滿三十歲不娶妻子；二來，嫌那趙鳳珍是幼



喪父母，曾經做過小尼姑，將來娶了回來，不要應着那句尼姑還俗，不如老妓從良的俗語；三來，聽得江湖上有人提及，有個賣解跑碼頭的鳳姑娘，男女不分，在外邊混飯，不要就是此女；對了這頭親事，就算自己不做元緒公，恐怕也免不了要做癩頭龜；故而決計不要。于大娘拘不過他，一賭氣回到了長春，連來也不來了。侯七明知其故，一時自己銖錚回絕姻事，未便自己改口，也祇好任憑乾爸乾娘生氣，過了些時再說吧。那蘇二徒弟小毛豹，白跑了一趟關東，也祇得無精打彩的回去稟覆師父。常言說得好，好話不出門，惡事傳千里！白馬侯拒婚消息，不多一回工夫，從關外傳到關內，在江湖上走走的人，幾乎全知道了。實在趙鳳珍何嘗跑過碼頭賣過解？侯七這句話，實在冤屈好人。江湖上賣解隊中，確有一個鳳姑娘，並不是趙鳳珍，乃是鳳珍的師兄石五師太的大徒弟，湖北孝感縣的王鳳珠。侯七張冠李戴，輕輕的說出這句話來，不料



暗中已種下很大的禍根。所以，在外面跑跑的，有一句「開口洋盤，閉口相甫」的古話流傳，又道：「言出如箭，不可亂發，一入人耳，有力難拔；病從口入，禍從口出！」這些話實在不錯。在侯七說道話時候，意謂爲了自己的親事，在乾父母跟前，批評人家一句，省得再來糾纏不清。誰知一人傳兩，兩人傳十，十人傳百，一路枝枝節節的傳出去，平白地發生出煩惱來了。這是後話，容著書人一一道來：侯七拒婚時候，正是秋初。轉眼之間，秋盡交冬，不覺又是一年。我們中國人，對於夏歷正月，從元旦到元宵，無論何處，這十五天日子裏頭，男女老少，都得儘情的樂上一樂。吉林也是個省會；到了新年，當然熱鬧非凡。那班有錢之人，又都在年初五之後，元宵之前，邀親接眷，招朋喚友，到自己家中大嚼一頓；名爲年節酒。越是社會上有名之人，這種應酬越多，人家請他，他請人家，殺雞打鴨，宰牛屠羊，忙一個發昏章第十一。像侯



七那樣人物，當然也有這種免不了的世故。因為去年乾娘賭氣轉了長春，內裏無人主持；所以侯七打算：今年自己不出去討擾人家，自家也不請人吃喝，彼此兩便，少找麻煩。無奈人情勢利，社會梟薄，現在的侯七，在吉林中下社會上，也算這麼一個角兒；滿想不擾人家，叵奈人家三請四邀，硬拉硬扯的拖了他去。祇要應酬了一家，便難以回絕第二家了；不然，便得招人瞧得起他家，瞧不起我家，怕沾了窮氣，借您財氣一類的閒話。故此侯七這年新年內，雖有兩不來去的心，事實上到底沒有做到，依舊掄番着出去應酬。不過往年總是他自己在初七、八兩天之中，先請人家吃喝了，然後自己再去討擾別人。今年就爲了于大娘不在吉林，內裏無人調度，變作他先去討擾人家，一直到正月十三，自己尙未曾請人家哩。十三那天的午餐，那是離開吉林城二十里路光景，在缸窰（鎮名）附近一個陶家甸子內的陶舉人，請吃年酒。這陶舉人官印樹人，號



叫柳溪；和侯七生父侯雲坡是同榜中式的。所以侯七要稱他一聲年伯。在缸窰、舊站兩處鎮集上，佔着幾分勢力，專門包攬詞訟，多管閒事。年已近六，膝前祇生一子，蠻力非常之大；無奈天資特別的愚笨，教他槍、棒、拳、脚，一件多學不成。陶柳溪本來以鄉紳自負，對於這位開客寓的年姪侯七，並不放在眼內；直從侯七得了龍馬，享了大名，陶柳溪在外頭聞得了這消息，方纔借送兒子登門拜師爲由，和侯七親熱起來。侯七見那小陶面目，和着生死未明的那個通臂猴仙楊燕兒一般無二；不過楊燕兒面部端正，並非眇目、缺唇；這個小陶面部天生歪扯；小時候扒樹捉鳥蛋，一失脚踏下來，一隻右眼，正磕在一隻石子角上，一條左腿，又夾在樹根窟內，小性命去了半條；及至調養痊愈，變成單照，又是拐脚；那副尊容，走到人前，就惹人憎厭，天資又笨；侯七那裏肯收這等樣子的徒弟？推說：有關年誼，與令郎乃是兄弟相稱；豈可收作門徒



？承老年伯瞧得起小姪，那麼，令郎閒來無事，常到小姪舍間走動走動，儘我所能，給令郎檢點檢點就是了！故此，在侯七方面，並不承認這個既眇且跛，更兼還是天生歪面的寶貝徒弟；在陶柳溪方面，却一口認定侯七是兒子的師父；逢人便訴。并且平日裏送長送短，往來的很勤。十三這一天，依着陶柳溪，要請侯七到他甸子上樂一天。侯七不願意在那裏久坐，推說：新年事忙，朝上跨馬動身，已牌時候，可了陶家甸子，應酬了一頓午飯，便即恩恩告別回城。好在那匹龍馬，四十里一個來回，也不消一半個時辰，就兩頭趕到了。侯七策馬回來，腹內尋思道：「像陶小柳這種嘴臉，站到人前就惹厭，論那才、智、文、武，一件都不行！可笑柳溪老年伯，還把這位少爺當做非常人物看待，硬算我的徒弟，逢人拉場裝架子；今天又託我留神作媒，恐怕東三省地方，一時要找這麼一位既眇且跛的歪面姑娘，和陶小柳做夫妻，倒是很難的呢！」侯七



想了一番陶家的話，因而又想起自己親事，去年不該輕言易出，一口回絕了那趙鳳珍的婚事，以至惱了乾娘，賭氣回去，至今未來，別的還可，倒是中饋乏人主持，所以今天已是正月十三上燈節了，自己吃東吃西，吃了好幾家人家，竟尙沒有備酒請人家吃哩。照此看來，自己的親事，倒也不可再緩！……侯七在陶柳溪席上，喝了幾盃悶酒，如今被風一吹，酒湧心頭，所以在馬上一路胡思亂想，向前進發。那匹龍馬，真好脚力！駛着主人回去，格外起步快燥。不多一回，已到吉林城外商埠西大馬路口。侯七驀然聽見路人嚷道：「那裏走水？」接着人都望東奔着。又有一人，從東面執着一面小鑼，鑼鑼的敲過來。便有人問他何處失火？那敲鑼之人高聲答道：「白馬侯家的天遠分店失火！」侯七在馬上聽了，不禁吃了一驚，抬頭一望，果然方向不錯。他雖是經過大敵之人；現在，驟然得此消息，不覺也有些心意慌亂。忙將馬頭帶過，從小胡同內



兜到西大馬路的後街，一來，街頭寬綽；再者，人跡稀少。便把兩腿一煽，絲韁一催；那匹龍馬，卽把頭一低一昂，一聲嘶叫，接着馬尾豎起，四蹄放開，好似弩箭離弦，飛一般向東首紅光燭天處奔去。從西大馬路到天達分店，也有三左右路程；侯七那趟轡頭，確是用足工勁。約摸三停中走去了兩停，望望前面的火光，非但不退，愈覺烟霧迷漫；那火舌頭向天空亂竄，好似金蛇萬道，愈加高了。侯七格外着急，兩手、兩腿，不住的將馬催動。剛走到一個三岔路口，偏偏橫街上走出一個女子來，在侯七馬前越過。一時侯七想要勒住，那裏來得及？望準那女子身上直撞過去。侯七忍不住，拚命的高喊：「啊呀！姑娘！還不讓路！」說時遲，那時快，馬頭已近女子之肩，一時進退都難避讓。誰知她却並不慌張，祇將一雙小足，在地上一蹬，一個白鶴騰空，那身子便好似斷線紙鳶般，離地約有五尺光景；顛巍巍的一個雲裏翻，竄到了侯七馬右。



那家祠堂門口的石獅子上頭，一個蹊泥蹊住了，天然成了金雞獨立之勢；竟是不紅，氣不喘；口內還嬌滴滴的，指着侯七背後罵道：「瞎狗子！到底跨過牲口沒有？今天除了你姑奶奶，豈不是葬送一條性命？即使性命不斷送，也得撞倒在地，被這畜生蹯個半死哩！」此時那匹龍馬，却已經跑在二丈以外了。侯七當喊未絕聲的時候，祇覺着馬前一條黑影一閃，又覺得跨下龍馬跳上一跳；意謂一定將這女子撞倒，心上很覺不忍。忽聽得身後鶯聲嘖嘖，並非極聲叫喊救命之音；不禁萬分奇怪，忙扭項一瞧，見那女子高高的站在石獅背上，戟指噴罵，不由不喝起采來。無如龍馬跑得快不過，一時來不及看清面目，祇見她一手是個駢指，也未及分出左手還是右手；身上渾身玄色衣裳，足有六寸大小，鬢邊插着一隻翠藍色紙鳳。再要瞧時，奈相距太遠，看不清楚了。況且有事在身，若在平時，侯七一定要勒馬停鞭，仔細把這位姑娘的面貌認認清楚；



因為能夠平地一躍，躍得有如此之高，決非無能少幹之輩；豈肯交臂失之？但是今天心上，却掛念着自己家裏燒得怎樣了？故而也無暇及此，忘命的奔回來。及至趕到火燒場相近，祇見各處龍社，正在那裏施救，無奈起水不便，正應着遠水救不來近火那句俗語！再加侯七這昇天達分店，自從于大娘回了長春，內外自己一人主持，一個體己人沒有；所有僱傭的那班夥計、跑堂，他們要緊繳取自己行李，誰有好心，再顧店主東的家產！那場火，從十三未牌時候燒起，直燒到十四上午子初，方纔救熄。可憐侯七一切粗細家具，以及店中生財，統被祝融收去。別的不打緊，賬簿也燒掉了，所有別人拖欠的賬項，無從根據着追討去；而自己欠人家的貨款等類，却多紛紛逼攏來討取，雖然侯七歷年有些積蓄，存放在錢莊裏頭，不過全拿了出來還債，尚差不少！并且店中有一個隔年住下來的奉天客人，名叫誠則靈，此人是做『柳條金』（即彈弦子算命



。弦子，江湖上切口曰柳條。算命曰金生意。）行的。看官們！試想走江湖，吃空心飯的，會有好人的麼？非但欠下十幾天的房飯金，趁火打劫不會鈔；而且說他們的師傅了了道人，傳授他的一卷袁天罡、李淳風、袁柳莊三大家合註的三才窺秘錄鈔本奇書，乃是漢朝管輅先師所作，有諸葛亮、徐懋功、苗光義、劉伯溫等序跋，全世界祇有兩部，一部藏在廣東羅浮山，他師傅這一部，乃是少年時候朝山學道，在西藏地方，遇見三國時代的徐庶先師所傳；讀熟了，可以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的盛衰大事；不幸也被焚在內。若論代價，一時也講不清楚，那怕賠他一萬塊洋，都不稱心！故此要求侯掌櫃：祇要代他覓到羅浮山那一部藏本，讓他鈔錄一下，回頭好在自己師父面前交代就是了！至於錢，忘八代要一個本子！如果辦不到，唯有請官廳裁判！這分明是敲竹槓，真正札手的事情。侯七無奈，忙寫信給乾爸，請他老人家到吉林來，代為處理善



後。于大明子接了信，老夫妻倆甚爲着急，忙同着小諸葛包賢訓，小華陀張景歧二人，一行四衆，趕到吉林，替候七料理一切。足足辦了一個多月交涉，連誠則靈那樁三才窺祕錄公案，總算賠了他八十塊錢，大話小結果，也辦妥當了。總共候七連房屋計算在內，損失了一萬多。那片火廢場，就算大明子有錢，一時未便就起造新屋，惹人眼紅；故祇有四圍紮了一道籬笆，往後再說。至於今番起火原因，三人說九頭話，一時難以斷定。書中交代：實在這一場火，暗中有人放的。此人乃是跟楊燕兒新近結成知己，知道通臂猴仙在鷄冠山遇見候七，栽了一個大筋斗，他是代友報仇。明知說明了動手，非候七之敵；故此暗中下這一手毒策，累得白馬侯家亡財散。現在先提一句，到下文再行細述。



第十四回 場頭飄拂旌繡蜈蚣 馬背翻騰人同峽蝶

當時于大明子代替侯七諸事辦妥，便同着侯七，一同回轉長春。此刻侯七，祇賸單人獨騎，就是住在吉林，也沒有道理，自然跟着乾父母一同回長春，雖然英雄情性，這些事不放在心上；但是遇到這種不幸，決不會反而開心。所以一到長春，便害起傷寒症來。幸虧有小華陀張景歧診脈開方，于大娘用心調治。侯七心上着實過不去，暗忖：這回病好了，那婆婆問題，益發難容再緩！不然，老是勞動乾娘，日日夜夜受麻煩，爲人子者，於心何忍呵！侯七這場病，足足淹留病榻三個半月，方纔能夠起床。又將養了幾時，纔能出外行動。其時已是七月初旬，已涼天氣。于大娘說：「孩子！這種秋天，很容易使人受寒，況且你是病後之人；你若出去，身上宜乎多穿些衣服。」侯七自然答應，這個當兒，秃尾鯀陳海鯨走進來說道：「七爺！咱們對面路北清真寺後頭，新到一



班走碼頭『鑽利子』（即變戲法之隱名。）的，有男、有女，把式很多；咱們倆瞧瞧去吧。」于大娘見侯七一天到晚，悶悶不樂，也不相宜，故也極力慫恿侯七瞧熱鬧去。併道：「好在路近，要是站不勸長時間，瞧了一兩套就回來。好在你家乾爸有事進了城，乾娘左右沒有事，也許隨後要來見識見識哩。」侯七本不高興出門，經不起陳海鯊和乾娘勸駕，便和着海鯊一同出門，走到清真寺後面。抬頭一望，果然圍着一個人圈兒，已經在那裏獻技了。侯七擠進去一望，祇見正中插着一根很長的錨子，上面葫蘆結頂，月白飄帶，一扇黑鑲邊，月白三角旗幟，旗上繡着一條杏黃色蜈蚣，却添着兩扇肢膀，成了一條飛蜈蚣；那蜈蚣頭上，不是有一點紅的麼？那是另用紅線繡成，而且就在着紅頭上面，用紅黑兩色線，繡一個王字。侯七暗想：這倒像標局達官樹的標旗，那裏是走江湖賣解的點綴品物呢？再向場上一望，兩個二三十歲的壯年漢子，正在那



裏獻技。各人拿着一隻小籃，籃內約摸都有十二三枚雞子；兩個漢子，先各拿一枚雞子，互相對擲對接，如同梭子一般，往來不絕；擲了一回，漸漸緊哩，雞子數目也加多哩；擲到最後五分鐘，好似飛鴻列陣，那二十多枚雞子，都在空中往來，籃內反而空空；使旁觀的人眼花撩亂，當他二條蛋繩看待，不由得四面采聲雷動。在這喝采聲中，地上跳起一個四十多歲的黑麻大漢；一聲怪叫，兩條手向空亂抓，那許多雞子全被他抓在懷內；於是三人並立，向觀衆說了一句：獻醜！接着一個鞠躬禮，退下去了。侯七一見這套頑意，暗暗稱奇；尋思：看不出這班跑碼頭的，倒有能人在內！那陳海鯨是莽夫，掌不住向侯七道：「七爺！這不是咱們老頭子常練的武當外功，空手入白刃麼？」侯七忙向海鯨很很的看了一眼，誰知海鯨發音高大，那班玩把戲的已經聽得；那個黑麻大漢，特地抬起頭來，十分注重的，向侯七、陳二人釘了幾眼。接着地上一個年將



七十的老婆子，扒起來，把一塊白布包裹着頭，在場中站立。另外兩個近二十歲的少年，手內都執了一柄雪白鋼刀，也將白布裹了頭面；站在老婆子左右，約摸距離尺半地步；將刀向老婆子身上亂刺亂搗。那老婆子忽左忽右，或上或下，將刀讓開，那尺寸真是間不容髮！因為彼此都是包着頭面，瞎戳瞎讓，使得看的人，都替這老婆子担驚受嚇。如是者約有三十分鐘時候，兩少年霍地一個踏步，連身撲進，兩刀並刺。老婆子也便從地上一捺，身子直望上蹶，兩腳剛剛分踏在兩個少年肩上。那兩少年又將刀向上亂刺，老婆子驀地將身子略偃，漫不經意的將兩手伸過來，恰巧握住兩柄刀柄。一個鷓子翻身，從肩上躍下，都把蒙面白布除去。老婆子順手將兩刀向地下一擲，入地約有七尺，直挺挺插在地上；這是表示這兩把刀的鋒利；方纔那套工夫，不是當頭的！然後也一鞠躬而退。侯七見了這套金蟬避刀法，知道是宋朝時候西嶽華山華陽洞內的希



夷老師所傳；雖則是套花拳，但是非經名人指點，萬萬不成。看不出形將就木的老婆子，也會這一手；更加覺得這班人不是等閒之輩了！接着又是單刀破花槍，李公拐擋三節連環棍的對子，試了幾套。那個黑大漢，忽然搬出一只無底木桶，給大衆驗過，好似老虎灶上，加在頭鏟二鏟上那個木套般一個；讓大衆驗明無底之後，便將他放在當地，口中嚷道：「戲法好頑，全仗遮蓋，遮遮蓋蓋，花樣頻翻，不遮不蓋，仙人難產！」一面嚷着，一面將身上一條黑布戰裙脫下來，在着桶口上一蓋。蓋了三分鐘，他便接連伸手進去，拿出一盤餛飩，一碗鹹菜，一壺高粱，一把大頭菜和葱蒜，一小鍋子熱騰騰的大米飯；拿完之後，順手將戰裙掀開，把桶推翻，依舊是個無底大木籠兒；地上沙土，也沒有挖過痕跡；不知這些東西，是從那裏來的？大漢自顧自招呼同伴四個男子，席地大嚼，另有兩個垂髫女子，一個半老婦人，兩個中年婦人，和着方纔獻技的



老婆子，各執藤匾，向觀衆要錢。侯七留神一望，那蜈蚣旗側，拴着三匹怒馬；旗下還有一隻白毛猿猴；猴子右面，尙有一個女子，垂首席地而坐，頭面都用黑布裹着，看不清楚。此時觀衆亂了一陣，那六個女性，總共收到了四五千文；那五個男性，也把餠餠、大米飯等狼吞虎咽，吃個一乾二淨；便收拾碗盞。黑大漢站起來，瞧了一瞧收下來的看資，微歎了一聲，回首向地下那個女子道：「鳳姑娘！您不『出相』，賺不來大錢！說不得了，請您漏臉辛苦一騎吧！」那女子點點頭。黑麻大漢便招呼衆人，將繩索竹架掙起來，將那三匹馬牽過來，四面圍的人發一喊道：「看要跑馬飛杯走繩索哩！」侯七本想走了；因爲那班女子的能耐，尙祇見老婆子施演了一下，其餘都沒有表演；索性多站了一回，讓她們工夫都施展盡了再走。那陳海鯨更加看得着了魔一般，瞪出一雙銅鈴眼，張開了血盆大口，口角邊涎沫淋漓；搵得正是津津有味。隨見那兩個中年



婦人，將上下檢點了一回，從容不迫，走到繩索竹架的東端，祇把肩膀一側，身子一擦，兩足一頓，她倆都竄上了索子；開場徒手往來，一前一後，走了幾回。侯七瞧明那個年大一些的，這回是跟在年輕一些的後面，一同向西走着。走到了西端盡頭，然後一個向後轉，年大的領頭，年輕的反跟隨在後了。這一次，纔走到繩索中央；那年大的忽地一個向後轉，自顧自向東走去，而且走得格外快燥；等待年輕些的纔走到西盡頭，年大的也到了東盡頭。這回兩人並不掉轉身軀，彼此倒退走着，等待走到繩索中央，背對背一撞；那年輕的好似力氣欠缺般，驀地身子一歪，向地上跌下去。那座架子，比普通走繩索的格外高些，離地約有近二丈左右；這一交倒拔葱跌下來，雖不致跌死，然而一定攢傷！所以四圍看的人，不由同聲啊呀！這是一種惻隱心理的表現。誰知那年輕婦人，乃是練就這一門解數；等待身體歪斜轉來，那兩隻小脚，同時也交叉攏來



，身體似風前垂柳一般，蕩漾了一回，恰好將身子倒掛在那繩上；專等那年大的在上面跑過，忙又把身子拗將起來，仍羣站直了走着。當下看的人同聲喝采，便有許多人身畔掏出錢來，向着繩上二婦，不管頭、面、腰、腿，接一連二的攢上去。那兩個婦人，見錢如密雨流星般飛來，格外高興，在繩上愈加做出種種把式，奇險萬狀！口內還唱着一種小曲兒，因為是湖北黃州口音，俟七聽了懂不得。不過暗忖：尋常江湖女子走繩索，沒甚希罕！像這種空手上索，而且能在索上裝出『風擺荷花』『點水蜻蜓』『雙鳳穿梭』等各樣身段，却是頭一次瞧見！因為這走索門道，和跑冰相似，全仗兩條手內的虛勁秤得均勻，脚下步口走得穩正；便不會鬧出亂子來了。故此凡是走繩索女子，手內必定握着一根竹竿；竹竿的兩端，又都繫上兩個沙包；這就是門檻。這麼一來，那怕失足跌下來，也不會跌傷跌痛；因為分量全借在這根竹竿上面，身子不吃勁了。好比從



三層樓，或是城牆上，跳到平地，祇消撐了一把雨傘，人也不會受傷跌痛；這理由是一樣的。不過徒手而能獻出這幾手，真不容易；她倆確也着實下了一番苦工，纔能如此哩。等待中年婦人走完了繩索，翩然下索，面上顏色都絲毫不變，呼吸也一毫不見喘促，如覺無事的退往蜈蚣旗畔。侯七暗中着實贊歎佩服。却又見黑麻大漢，將三匹怒馬，牽到場中。接着那個坐在旗側，始終未曾動彈過的妙年少女，娉婷嫵娜的站起嬌軀，和着適纔要錢的那二個垂髫女子，攜手步出。侯七一見這女子，不覺心搖搖若懸旌，自己作不動自己的主張了！到底那女子生成怎麼一個模樣兒？有讚爲證！讚曰：

渾身玄服，遍體柔情；兩條眉似遠山青，一對眼明秋水神；面似滿月，髮髻田家紅線；髮若堆鴉，依稀張氏出塵！落落大方，真個十三妹轉世；稜稜俠骨，竟疑聶隱娘重生！



這樣一個人物，莫怪侯七見了心動！不過這女子的面龐兒，好生面善，覺得在那裏曾經會過面來；一時却又想不起。直待那女子走到居中那匹聚鬃馬旁邊，伸出纖手，整理鞍韁；侯七忽瞧見她那條右手是駢指；又見她鬢邊插着一支翡翠鳳頭釵；方纔想起，此女就是今春正月十三，在吉林西大馬路後街，騰空讓避我的那匹寶馬之人；怎麼倒是個『走三關，闖六埠』的賣解女兒？又聽得黑大漢呼她做鳳姑娘，不禁又想起關海神龍蘇二替自己作伐的那個玉芙蓉趙鳳珍來了；當真她就是玉芙蓉，熬練得有如此能耐，生長得又這樣英秀，那麼做我侯七妻子，也不玷辱的了！一面胡亂想着，一面瞧那三個女郎，都已上馬；好在三個人的衣服，顏色各別，一紅、一綠、一黑；那三匹小川馬，也分棗騮、銀鞍、大青三樣；使看的人瞧過去，無論跑得如何快，永不會眼花撩亂，認不清楚的。那三個女郎一出馬，看的人個個精神抖擻！此刻那三騎馬追風逐電，



在場內繞了幾個圈子，四圍瞧熱鬧的人，覺得尋常得緊，沒甚希罕，有的正想拔步走了。驀地那個騎棗駱馬，穿玄色衣服的女郎，口中打了一聲呼嘯；三個人不約而同，都站在馬背之上；那馬跑得越發快了，那馬上人的身段，也愈加變幻得多了：忽而兩手揪在鞍上，倒拔葱；忽而一手揪在鞍上，一手放空，兩足伸直，身子凌空橫臥着，好似蜻蜓點水般；忽而一個騰空筋斗，落下去候準尺寸，絲毫不錯，仍舊跨在馬背上面；忽而三騎馬，並轡疾馳，馬上人又立了起來，手挽着手，互相掉換坐騎，快得如同飛燕穿簾，鶴鷹撲兔。臨了一套，那穿玄色衣裳的女郎，身子高高聳起，那一雙六寸圓膚，分踏在穿紅穿綠的兩個垂髻女子肩上，疊成一個人寶塔；巔巍伶仃，繞場三匝。看的人一個個目炫心盪，代捏一把冷汗。等待第四個圈子，兜到一半光景，那紅綠兩女都把肩向外一避，穿玄服女子的兩足踏空，直跌下來。看客忍不住，異口同聲喊道：「



啊呀！不好了！」誰知墜下去，又正墜在那匹棗騮背上；莫說馬上人的輕身工夫，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練到，就是那三匹馴馬，要教導得如此嫻熟，好似懂得人意，疾徐中鵠，一步不錯；也不知要費多少心思，纔能如此靈便應節！那班看客，此刻既忙着一疊連聲喝采，又忙着掏腰取錢，紛紛向三個女郎身上拋去；有的嫌比銅子輕飄，擲不中女郎，竟把毛子大洋當銅子用，用足氣力，瞄準了女子身上擲上去，擲中的都向同伴誇獎自己眼力不壞。一回兒，地下邊大洋、毛子、銅子，堆得厚厚的，數不在少。那三個女郎也就滾鞍下騎，向四面灣了灣腰，然後回到蜈蚣旗傍邊休息去。那兩個垂髻女子，已有些面紅氣喘，終究這套三跑馬，不是當頭的！獨有那個玄衣女郎，祇略略變更了一些常態，依舊翩然矯然的退下去。莫說他人，連侯七這般的內家資格，也一味的拍手贊歎。



第十五回 反切詞成荒僮辱鳳女 空亡課布小俠惜龍駒

陳海鯨看得真樂不可支，操着江湖上的反切隱語，向着侯七道：「質候熱異則字卜賀呼槐，記異亦艷則烏鴿河雪耀亦衣則字。」（著者按：此係一種諧聲作用，每兩個字音，拚成一個，名爲兩字反。此念四字，係這女子不壞，給爺做個小姨子十二字之反音）侯七笑了一笑，沒有則聲。不料這種兩字反切的隱語，那一般賣解男女，完全懂得；那個玄衣女郎，向着那黑麻大漢道：「折合候則厄合，順真仲，折合實，渾滾瓜，余痕旦，本文婆，順真質，勒厄爾。」黑麻大漢道：「當他下氣通，」何必和這廝一般見識！」這套噱哩咕嚕的說話，別人都不知道說的甚麼？侯七却懂得這是三字反。定神想了一想，伸手拍着海鯨肩頭道：「老陳！那女子罵你！」海鯨道：「她怎樣罵我？」侯七道：「那女子罵你道：『這雜種說話，太不入耳！』并且那個黑麻大漢，把你說話當放



屁。」海鯨聽了，那裏忍耐得住？大吼一聲，打從人洶內直奔進圈子內，向着那班賣解之人道：「你們走江湖，吃千家飯的，不該出口『罵門』！你們也不打聽打聽，訪問訪問，這長春地方上，秃尾鯨陳海鯨是何等樣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麼。」那個玄衣女郎聽了，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挺身直前，怒氣衝衝的答道：「你自己用了『線上黑話』，『污穢你家姑奶奶，你當姑奶奶何許樣人？聽不出你這匪話不成？你自己吹大氣，什麼鯨？什麼鯨？姑奶奶却早知你祇是于大明子的走狗罷了！有甚希罕？你有種的，你敢動手碰一碰你姑奶奶的身子！』」此刻的海鯨，真是三尸神暴躁，七竅内生煙，恨不能一拳對準那女子胸前打過去，打她一個透明窟窿。故此將身子一搖，舉拳便打，不料一條手剛纔舉起，手腕子上早被人家托住。用目一瞧，原來是侯七也從人叢中擠進來，見海鯨已經踏步舉拳，所以忙挨身進來解勸。因為老走江湖，在外面闖闖的，對於三



等人都避忌一步：第一等是方外，瞧瞧他是游方僧，茅山道士，殊不知此中真有能人，論不定給他犯了一犯，要吃大虧！第二等是小孩子，年紀輕輕，敢和人硬幹，決計有些道理；萬一遇到了童子工、飛砂手，瞧瞧他身不滿三尺的小娃娃，誰知他自小練習專門工夫，已有力敵萬人的本領。第三等是婦女，大凡女流家，胆子子小的多；她敢昂昂然，和陌生男子漢對壘，多少總有一手；就算她本領不佳，但是男子漢，大丈夫，如何同婦女較量高低？即使打败了人家，也不希罕；萬一反被她把你戰敗，傳出去，真要遺笑天下人！左傳上說得好：「勝之不武，不勝爲笑！」有此一層理由，再加海鯨在陸路上工夫，平常緊緊，而且帶幾分靈氣；獸頭獸腦，動起手來，包吃人眼前虧，於大明子臉上也有一關係！故而侯七捨命上前相勸。海鯨道：「七爺！閃開了！俺今天定要把這潑娘，一劈兩半，纔出我心頭之恨！」其時那邊黑麻大漢，和着自己一夥男、



女、老、少，也過來把那玄衣女郎勸將過去。海鯨雖然無明火提高三千丈，無奈被侯七擋在前面，礙於小東情面，發不出威來；也祇好趁水推船，把那條手軟軟的放下。當下被侯七做好做歹，且推且勸，一同走了。那些瞧熱鬧的，始終沒明白他們爲何吵鬧起來？大家都在那裏議論猜測。見那班賣解男女，也就此收場不練，自然四圍站立之人，也漸漸的散開。那個黑麻大漢，忽向尙未散去的觀衆，動問方纔那個莽男子，和着勸解的黃面少年，是何等樣人？住居何處？那班閒人有的回答不出。有的就住在天達店附近的；自然認識侯、陳二位，便細細的說出侯、陳倆履歷，并且指出天達店的方向。那黑麻大漢聽了，欣然的向着玄衣女郎道：「這倒也巧！正要，……」玄衣女郎把眼一瞪，將頭微微的搖了一搖。黑麻大漢會意，也就不再往下說去。却大家動手，將地上陳烈的什麼鐵丸子、鑽鐵劍、飛龍抓、無底木桶等零星物件，和着大洋、毛子等



等，一古腦兒收拾起來；將那扇飛蜈蚣旗，從地上拔起捲好；一行五男七女，牽着三匹馬，自願自走了。書中單表侯七將海鯊勸回店內，包瞎子跟張景歧見了，都笑道：「陳禿子！又跟誰抬槓，這樣怒氣勃勃的？難道又打了架不成？」海鯊不則聲。侯七究是病後，此刻已經累得渾身汗出，那口氣，也不平微喘；慌的在店堂中眼櫃上坐下，然後答道：「老禿又發猴兒脾氣哩！」接着把滿纒事情，說了一遍。包瞎子道：「怪了，怪了！東北道上，咱不知道。談到西南道上，露天賣藝行中，樹標繫馬，那是『楚孝』派；沒有真實能耐，不敢掛起這樣的『招牌。』」侯七道：「怎樣喚做楚孝派？」包瞎子道：「湖北不是古楚國嗎？湖北孝感縣出來的賣解，叫做楚孝派。不過這一派樹的旗幟，名為『飛天五毒』；因為他們的老祖師，是在前清雍正年間，南派劍俠十八大好老之中的五個大好老。據說雍正也在這十八數中，排行第三；這種飛天五毒旗，還是



雍正欽賜的哩。」張景歧插嘴道：「所謂五毒，是不是端午日的『巴山子、長蟲、千手、牆釘、地搭』按即虎、蛇、蜈蚣、壁虎、獺團五物之隱語。」包瞎子道：「是的。我小時候聽父老談及，這五房祖師爺，都有名有姓；可惜現在記不清楚了。祇記得大房飛虎祖師姓宋，三房飛蜈蚣祖師姓王；其餘統忘懷了。」侯七點頭道「不錯！他們打的標旗上，繡的一條飛蜈蚣，還繡出一個王字；照瞎子所說的話，那麼一定是王三房一派了！」張景歧道：「恐怕不見得是真的，也許瞎子信口扯大謊。」瞎子正要分辨。海鯨接口道：「瞎子的話，多半可信。因為這班狗男女，確多是湖北口音。」他們正在談論之際，大明子從城內回來了。裏頭于大娘，也出來喊侯七進去吃補劑，把他們的話頭打斷。那日白天過了，到了晚上，于大明子夜間常例，必定要圈膝坐在坑上，五岳朝天（即八段錦中之一節。於眼前，將右足足背，緊貼在



左足之大膀上；再將左足扳起來，以足背緊貼在右足大膀上；然後以手心徐擗脚底心，每擗滿一百或二百次，將兩手交叉，用力貼在小腹上；身子凌直，然後昂頭向天，呼吸九次；再將手足心按摩。此係武當正宗，吐納法之第一步。至少須按摩三百下，然後將足放下安睡。每四十九日，加按摩一次，每次至少五十。倘能十一二歲未發身時，即練此工，始終一日不間斷，即不習武，亦可百病消除。而熬練武工之人，每晚照此打坐一次，則腎囊自會縮小，舉丸吸入小腹之內；凡遇敵人用猴拳之煞手，『海底撈月』不足慮矣！因手心、脚心、頭頂心都仰而朝上，故名五岳朝天。俗稱打坐。着坐功，坐一枝香。就是候七，這幾天因是病後，故而沒做這路工夫；如在平時，也要打坐半句鐘纔睡。大明子雖則年過知非，但是功不少怠。這晚坐過之後，方纔睡下，忽聽臥房天井內，從屋上滾下一塊石子聲音來，大明子暗道：「不對！這是夜行人投石問訊



，分明探探屋中人睡也未？非得起身親查一下不放心！」當下大明子忙着披衣下床，上下結束檢點，懷中揣了一枝摺疊千里火，（即俗稱賊咫尺。）手中提了一條鑲鐵桿棒；輕輕的開了房門，從前面店房內查起，一直查到後面柴房、馬槽，却並不見什麼動靜？倒是侯七和張景歧倆，也打從前面進來，說是聽見牆外犬吠聲亂，恐怕有『翻高頭』的『過門拜客，』順手『發發利市。』大明子索性跳上屋面，扒在屋後那棵大榆樹上，向四圍仔仔細細的瞧了一陣，依舊不見什麼影踪？方再下了樹屋，腳踏平地，瞧侯七到槽內，將牲口也檢點了一過；那匹龍駒寶馬，和大明子的追風千里駒，陳海鯨的鐵腳棗騾馬，王五的海東青，另外二疋騾子，一疋驢子，和着寄宿店內客人的七八條牲口，都在裏頭拴着。爺兒三人，方纔放心，各回臥房安睡。這一晚，侯七究係病後，白天瞧賣解，工夫站得久了，故而二次倒頭睡下，疲乏不堪，濃濃好睡。自從患病以後



，夜夜總是眼巴巴望天亮的多；今晚這種鼻息打得如同響雷，一毫知覺都沒有
的好睡，到了長春來，要算是第一回。一瞌醒來，已經三竿日上，聽得櫃房內
的自鳴鐘，當啷正敲八下。侯七覺得渾身筋骨痠酥，暗忖：「睡足了反而懶得
起身哩，照這情形，好似受了夜行人的鷄鳴斷魂香般，俗談越困越懶，這句話
確有道理！」正打算掙扎起身呢？還是再睡一回？忽聽得海鯊的聲音，在後面
大呼小叫的喊出來道：「不好哩！七爺的坐騎丟哩！」侯七在床上聽了，趕緊坐
起身來，披衣離床，開門出去動問。原來海鯊到後面槽上，預備把幾匹坐騎，
帶去放青。誰知一檢點，別的馬都在，祇有侯七那匹寶馬，不知去向！海鯊當
是夥計們帶了去，四下一問，附近一探望，都說這是小掌櫃珍愛得比性命還重
，誰敢輕便去碰一碰！海鯊便差他們出了後門，在附近曠野內去找尋一下，也
許溜糧出去，誰知也是影跡杳無；故而 he 纔發極直嚷出來。當下大明子夫婦倆



，侯七、張景歧，連那個盲目的五王，和着店中做手，住宿客人，都聚攏來動問。獨有包瞎子，他因為養着一隻畫眉，天天東方發白，便起身攜着那鳥，往郊野去沖鳥，此刻尚未回來哩。當時大家再四處八路，尋找了一回，依舊消息全無！張景歧會起六壬課的；叫于大娘報了個時辰，袖占一課，却是空亡；那是叫「空亡空亡，人在路上！」故而一口斷定：寶馬是被人盜去，帶着走了。照課上看來，須往東南方尋去。他們正在亂轟轟地，七張八主的當兒，却見包瞎子打從店外進來，一手提着鳥籠，一手却拿着一紙紅柬帖。海鯨便迎上去告訴他道：「家中丟了東西哩！正是終日打雁，如今被雁啄着眼去了！」包瞎子道：「敢是七爺的寶馬丟了嗎？」于大明子詫異道：「你纔從外面回來，怎麼已經知道？」包瞎子微笑不則聲，却把手中那個紅柬，授給侯七道：「七爺！您看了這上頭的話，便明白哩！」侯七此刻氣得有些發呆，再加包瞎子這些說



話無頭無腦，誰都聽不明白；也不知道紅柬上面寫些什麼？大家都要緊觀看這東兒，好明白寶馬的下落，大約就是讀者，也有同情。但是著書人寫到這裏，墨乾筆敗，手痠眼花，無奈告個罪，讓我歇息一下再談吧。



第十六回 露尾藏頭誰郵怪柬 尋根究底爭讀新詩

白馬侯七把包疇子授給他的那紙紅柬展開一瞧，却是一張梅紅全柬帖子。上面寫着六個大字，恐怕連造字的倉頡，也不認識牠；唐朝的則天后武曌，雖也曾造過「𠂔、（音正。）𠂔、（音月。）𠂔、（音應。）𠂔、（音人。）𠂔、（音初。）𠂔、（音天。）𠂔、（音幼。）𠂔、（音載。）𠂔、（音聖。）𠂔、（音年。）𠂔、（音君。）𠂔、（音證。）𠂔、𠂔、𠂔、（此二字音義未詳）」等等怪字，連自己名字那個照字改作𠂔，一共有十九個之多；正字通和後山叢談上，都紀載詳實；但是這柬面上六個字，也出於武后怪字之外。乃是寫的：

閨囑隣攔燥柬

六個字。侯七也無心研究，忙把全柬揭開，見第一頁上，寫得很規矩的歐陽率更體，而且是一首七絕。詩曰：



龍潭虎穴「鳳」來儀，「姑」射仙人絕世姿，魚「盜」嘉禾應記取，隱「娘」西去臥江湄。（『係著者所加符號，提清讀者眉目，原文則無。』）

大家唸了半天，也是不明白。侯七又把那柬帕底頁翻過來一瞧，却又有一行歪歪斜斜的字蹟；那句子也都似通非通，和歌謠一般道：

草頭右相立門口，火逼可人獸負走，一耳在余芳艸下，來尋老二江淮叟。

于大明子蹬足道：「什麼江淮不江淮？要是江淮泗的蘇二在此，他自己也慣會弄這筆頭玄虛，一定解釋得出，好明白這東西的用意所在；論不定在這上頭討着寶馬下落哩。」此刻張景歧被大明子一語提醒，想起了蘇東坡當初有過夕曛月。（斜月三更門半開）的頑意。便將東面上的六個怪字，和着底頁上那首歌謠，拼在一起，細細的猜詳。又跑到帳台上去，拿了紙筆，好似「戳小黑」（卽測字之隱名。）一樣，一陣子拼拼拆拆。霍地把筆一擲，直嚷起來道：「這面上六



個字，是將另外幾個字合併寫着，乃是套着新年內人家門上斗方裏頭寫的黃金萬兩，或者日進斗金的法兒；唯恐別人一時瞧不明白，故後頭再用了一首七言註脚。不過面上是拼攏來縮寫的；後頭是拆開來寫長的。莫輕瞧了寫這柬帖之人，倒也暗懂得鴛鴦進退格，所以或合或離，變幻不測哩。」海鯨道：「你莫光是瞎吹！你倒把那拆出來，再拼上去的道理，說給俺聽，另外究竟是幾個什麼字？」景歧笑道：「草字頭一個石字，那是『若』字。門口二字，合成個『問』字。可人二字，那是把『何』字分開。馬字下面四點，那是從火；這句太累贅了，所以要一個獸字點清眉目。那馬不是獸類嗎？一雙耳朵在余旁，合成個『除』字。芳艸菲菲，有這句成語的；而今芳艸下去，單贖一個非字。末句來尋二老江淮叟，正給老當家說着，就是鬧海神龍蘇二叔。你瞧東面上底下兩字，不是把『蘇二』兩字？胡亂寫着嗎？」海鯨道：「你又說另外成功二句



話，如今你說了半天，仍沒說出是什麼。」景歧道：「別忙！我先解釋明白了，再唸那二句。據我推詳下來：這東面上，好似猜燈謎的謎面；底頁上的二十八字，那是謎面的註脚；至於謎底？恰成「若問馬何在，除非蘇二來！」十個字。請大家再研究研究，我的話對不對？」侯七聽張景歧講至此處，恍然若有所悟，直跳起來高嚷道：「老張的說話全對了！那第一首七字句裏頭，不是把『鳳姑娘盜』四字，顛倒隱藏在內？而且末了有江湄兩字，蘇二師父，不是家居淮上麼？」于大娘聽至此處，忍不住插嘴道：「照此說來，什麼鳳姑娘，蘇師父，與孩子去年回絕那門親事，多少總有些關係。也許人家姑娘們有能耐，無端受着人家腌臢，一賭氣將馬盜去；所以還遺東留言，叫我們去找蘇二伯。這不是明指一條大路，叫我們追尋大媒老爺說話去嗎？」于大明子點點頭道：「媽媽此話很有道理！但是這張柬帖，怎麼落在包瞎子手內呢？」包瞎子道



：「我清早到市梢外伏虎墩沖烏。却見一夥走江湖賣解之人，從西關大道岔過來，向西小道往南去。我是熱心不過的，見他們走錯了道兒哩；便在墩上，喊他們莫再往頭裏跑了，這條路是不通的！他們要向南去，除非從這墩後落北，拐灣向東，過了駱駝峯孝烏橋，方是往南大道。他們聽了我話，果真折回過來。可惜我目力不佳，祇見黑簇簇一夥人，從墩下過去；却沒有辨清他們面目。內中有一個渾身玄色衣服的女子，跨下一騎白馬，很像七爺的坐騎，怎奈據高臨下，終究沒有看得明白。我就忙着下墩，急急的追趕上前，意欲瞧清爽那騎白馬，究竟是不是我家七爺之物？不料那夥人裏頭，忽有一個黑大漢，翻身迎上前來，和我『剪拂』山東土語，即作揖之謂。施耐庵所作水滸中，此二字恆見。）道勞，再四謝我指津之德；并且很殷勤的問我姓氏。我初不肯說，無奈被他一片至誠，打動慈心，便告訴了他姓氏。那黑大漢聽了，霍地哈哈大笑道



：「這真是『踏破鉄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說時，便從懷中掏出這
個柬帖，叫我轉授七爺。并且說：東籬菊綻時候，他們在湖北田家鎮，恭候七
爺去找尋他們哩。當下我聽他們人多手雜，自己又是手無縛鷄之力，奈何他們
不得，明知家中必定出了亂子，那騎馬定是七爺之物。但是好漢不吃眼前虧，
只好眼睜睜見他們『扯滑』了。所以我就拿了這柬帖回來報告；一進門，見大
家亂糟糟的；我心上益發明瞭。又聽陳禿子說丟了東西，故而俺張口便說，敢
是七爺的寶馬被『夜星子』撈了去了。」此時的侯七，又羞又惱，又氣又悔，
漲得滿臉通紅，渾身的虬筋暴起。一面聽包瞎子表明這柬帖的來由，一面却不
住的雙手亂搓，兩足移動，踱東走西。等待包瞎子談罷，止不住高聲怒罵道：
「這夥混帳東西！胆敢如此無禮，將俺侯七當做膿包看待！俺就爲提了這倒運
親事，以致家遭回祿，身染重病；但是吉林的天達分店，雖被火燒成白地；難



道俺的一身工夫，鼠輩也認是被火燒掉了麼？趁這班人離去不遠，俺也不用別人援助，憑着那條軟鞭，追上去和他們較量一下；抵配連人帶馬，全送在這班鼠寇手中，也是前生注定，毫無怨悔；再隔十八年，怕不又是一條青年好漢？若是勝不得我手中傢伙，哧！要他們的好看！」侯七牢騷發罷，真的要回房，抄了軟鞭，出門追趕去。幸而大明子在場，忙將雙手亂搖，喊住侯七道：「你向來作事，精細非凡，學什麼季文子三思後行，季武子四思而作。怎麼今天也如此的魯莽呢？你被人家盜了馬去，你便將人家惱恨得如此；你不想想，你奪了楊燕兒的馬，你做了楊燕兒，又該怎樣？況且盜馬之人，據張景歧解釋柬帖上的話兒，合着包贖子的說話，那一定是那鳳姑娘所做的了。你去年錚錚鐵回絕人家親事，而且去管人家走江湖不走江湖；這話傳到本人耳內，難堪不難堪？換了你做了她，又不知跳鬧到什麼地步？至於論到那匹寶馬脚力，果然是好



脚力；但是當時如無蘇二伯相助一臂之力，代爲通盤劃策，也許這騎龍馬，如今還在鷄冠山上丁家廐內喂養着哩。還有一層；她既來下手盜馬，馬已到手，也許一聲不響，帶進了關去；恐怕一時咱們連找尋都沒有下手處。現在她留下柬帖，并且隱而不露的提及蘇二；這是分明獻些能耐給咱們一家人瞧瞧，把個現成人情，留給蘇二去做去；她何嘗是愛馬而盜？你不要因爲她是個女盜馬賊，瞧不上眼；像這樣光明磊落，面面俱到，留下後來相見地步；怕男人中也少見的。你現在仗着蠻力，不知進退，還要追上前去笨幹，未免有點瞻前不顧後！當那前兒奪馬的時候，俺不過無明火提高了些，勳了一動『三光』；就害王第五兩目失明。畢竟你家蘇師父想得到，按步就班的做去，結果：龍馬到手，到底不會吃虧。這都可做得前車之鑑！我本來不想阻擋你的。因爲這次分店失火，有人說這把火不是天火，是你的仇家所放。我仔細替你想想，你的仇家，



除了楊燕兒之外，併沒有別人。但是照事實看來，又不像是楊燕兒所爲。有了楊家一家仇人，已經使得你精神上，肉體上，都感受着痛苦。若是再結下了幾家仇家，恐怕就是仗着我留在外面一些小交情，也不濟事！所以不得不出來說幾句呢！」當下包瞎子聽了，一面暗想：當家現在畢竟上了幾歲年紀了；說出來話，竟和以前獨行獨斷的精神大不相同。一面也帮着大明子，勸侯七略行耐忍。這時張景歧也說道：「人家找上門來，自然不能退讓。不過七爺你該聽你家乾老子的說話，大家先商定了一個對付方法的程序，然後以次做去，方纔不致再吃暗虧。」王五也瞎着雙眼，在旁勸道：「小爺毛豹脾氣，畢竟要大虧的！你瞧俺窮不怕，如今『抬頭不見青天面，低頭不見路難行；』何等苦惱！也就爲一晌一往直前，不聽人勸，纔身受這活地獄的苦楚啊！老實說：那般人敢如此做法，豈有不曾防備之理？七爺單身趕去，怕不又着了他們的道兒



麼？」于大娘也道：「孩子！你病纔好，怎麼可以單身前去？就是要去找馬，也得多帶幾個人。」當下你一言，我一語，倒把一個機靈不過的侯小坡，弄得變成渾人了。洋洋的道：「依乾爸之見，如何辦理呢？」大明子道：「依我想來，由他去。因為他們未必全說實話，或者叫我們去問蘇二要東西這句話，也是胡說八道；或者又就是楊燕兒那方面的人下這一手，一計害三賢的法兒，從中排撥，使我們和蘇二鬧窩裏犯。故此，現在的上策：應將鎮靜二字，對付此事。不管蘇二方面，是真的知風，還是賊人於中含沙射影，概置不理；好在蘇二得了信，這個老槍脾氣，我所深悉，一定忍受不住，反會為我們出頭找馬呢！」侯七道：「此策雖好，無奈是可忍孰不可忍？，太長了他人銳氣，減却自己威風了！」大明子道：「除了上策，就行中策；那麼，讓我選一個出行日子，挑定幾位能幹弟兄，一同上清江浦找蘇二去罷。」於是大家又討論一回，決



計採取中策；到江淮一帶，先去找尋蘇二。但是計議雖定，大明子一看歷本，非但本月份內，多是不宜出行的凶日；連出月初旬，也沒有好日子；須到下月十一二日內，方可動身。其實于大明子，何嘗真的要揀日出行？也爲了侯七病後未曾復原，意欲讓他將息復原之後，方纔動身。侯七雖然一百二十個不願意，可是多敷衍成大明子的辦法；也祇好勉強答應；一賭氣，自願自回到房內睡覺；連這一天的東西，都氣得不要吃了。」



第十七回 離故里獸兒有獸氣 憐窮途豪客發豪情

侯七這一覺，直睡到晚間二鼓以後，夜深人靜，方纔蘇醒。仔細想想：十三歲『出道』以來，從未受過這樣的委屈，並且還丟臉給女子手內！越想想越懊惱。一回又想起自己姓侯，自己堂上二老，都已『過房』；爲甚如今反被姓子的人作我姓侯人的主張去哩？想了好久，自己決定立刻上路，去找蘇二說話，何必候着大明子同行！主見打定，便悄悄起身收拾一切。不過自己手內現金有限，一時恐怕川資不敷，路上要受困難；一股勇氣，幾乎爲了這一層抹煞。忽又轉念道：「我吉林住身的房子已燒了。此番進得關去，找到寶馬，能佔得人家面子，將寶馬要回；那纔準備回鄉，重又起造新屋，再在吉省幹一番事業。若是找不到寶馬；或者找到了要不回來，給人家性命相搏；那自身的生命安危，尙在未定之天！又管甚川資夠不夠？況且我輩出門，義氣爲重；仗着自己這一點小



交情，散在江湖上面，或者出門去，不至於一錢逼死英雄漢；就算真的沒法想了，也好學古人黃三泰這般的指鏢借銀哩！」侯七一人尋思了一回。臨了，就把現在手中所存的現款，胡亂拴在腰包之內。又把那條十三節虎尾軟鞭，也圍上了。順手取了幾套短衫褲，預備更換。知道南邊天氣溫暖，所以皮大氅都不會帶得一件，僅將小褂子等，一古腦兒，打了個小小包裹。便眼睜睜坐待天明。待到東方白光微露之際，侯七便在房內，先遙空拜上八拜。這算暗暗地辭別乾老子和乾娘倆。雖則英雄情性，和尋常兒女不同；但是七情六慾，人性大抵相同。常言道：「世上兩般悲苦事，無非死別與生離。」侯七自小在大明子夫婦兩口子手中，扶養長成；因為今番出去，前路茫茫，也許一出去就回來，也許今生從此不有回吉之日，與于家二老長別；故而臨走依依，虎目中難以再忍，掉下幾點英雄別淚。拜罷抽身站起，將那小包裹向上一拴；輕輕開了臥室短



窗，兩手在窗檻上用力一掀，身子向上一躍，一個餓虎出洞姿勢，早已跳至窗外；回過身來，將窗仍舊掩上了；然後再把身子，在庭中往下一蹲，兩肩一掀一側，一個白鶴騰空姿勢，上了屋面；放輕脚步，繞到外圍牆；好在多是熟地，也不用投石問訊，便躍到平地，趁着一線熹微晨光，即便忽忽就道。一路上曉行夜宿，渴飲饑餐，向關內進發。因為盤纏不多，不能搭京奉火車。好容易到了天津，打聽明白了南下道路，再行就道。等待到得徐州，所有帶出銀錢，快要告罄。那天晚上在徐州南關外，一家汪家老店投宿下來。尋想一路之上，自己爲避免麻煩起見，故而從未「露」過一回「相」，現在恐怕免不了！但不知「招牌」掛出去，人家「買眼不買眼」哩？再者地陌人生，不知道這徐州府地界上，有幾個「土碼子」？要想「統橋子」，不能不先飛一「飛掣子」，「兜」一個「圈子」，纔可「嘮櫻桃」哩！（著者按：出面謂之露相。不論行、動、吃、



喝、投宿之事，將洪門規矩，暗中露出一斑，名爲掛招牌。承認曰買賬。否認曰不買賬。當地習武鑣客，則曰土碼子，亦稱土相。借銅錢謂統槁子。帖曰塚子。投帖曰飛塚子。作揖曰兜圈子。下跪曰掛火腿。口曰櫻桃。說話曰嘮櫻桃。
○胡思亂想，足足的想了一夜，也沒有想出個妥善方法。第二天朝上，問跑堂上淮陰去的途程。跑堂道：「客人從山東到此，錯走了路哩！應該到了大汶口，便走台兒莊、紅瓦屋屯，到郟城，然後出重坊、澇溝、東溝、五里莊，便到淮陰了。如今既已到了徐州，却要從碭灣、埠子集、炮車鎮、漁溝、王營，大寬轉纔可繞到淮陰西關。論着路程，相去有限；不過那邊是大道，這邊是小路；而且有幾處，爲這淤黃河的關係，還斷了水；加之這條路上，近來出了個李四鰻鯉，無論士商經過，須得送他一份常例錢；不然，就要對不起！所以現在聽說是走這條路勾當公幹的客人，連小車都難叫到哩！」侯七一聽，倒正中



下懷。心想正愁川資用罄，如今既有這條鰻鯉魚煎徑；倒不如尋上前去，向這斯轉灣拿一票銀錢來，接濟接濟盤纏。故此假作吃驚道：「啊呀！既然這條路連推小車的全都不肯去，叫俺如何到得淮陰縣呢？」跑堂想了一想，欣然道：「人是有一個的；本來也是做小車夫的。怎奈他的食量太大，一頓要吃七八碗大米飯，五六斤白麵；生生爲口腹所累，把車子都賣了吃在肚內；如今在街上往來，活似乞丐。他曾經說過：誰有如此胆門子，敢走這條路！要是真有其人，那麼他倒也不怕死，祇要天天請他吃飽肚子，他便肯把性命丟開；保護着此人，冒險去走這條路哩！」侯七道：「很好！既有這樣硬漢，連生死都不管，肯走這條路；那麼，我又何吝這區區飯麵錢呢？勞你駕，把這廝喚來，先給俺瞧瞧，是怎樣一個人物？」跑堂道：「不知道今天尋得到他尋不到他。」侯七道：「不用忙，姑且去尋找了再說，最好是把這廝尋着。」跑堂應着。纔出去



不上一盞茶時候，恰巧那個不怕死的小車夫，在店門前經過；跑堂便把他叫住說明理由，領到侯七房內。侯七一瞧這廝：

三旬左右年紀，七尺上下身材，面如鍋底，眉似板刷，兩目圓睜，有銅鈴般大小；滿口短髭，和肥蠟刺髮鬚；筋虬肉糙，背闊腰粗。正是，雖非拓土開邊將，亦是嶽崎磊落才！

侯七一見此人儀表，便已愛上了。當下動問他的名字。原來此人叫諸三兒，是山東濟甯州北鄉人。七歲時候，父母雙亡。隨着三個哥哥，逃荒出外，輾轉流離，到了銅山馬溝集，在趙大戶家當長工。因為食量太大，生性又不喜弄那末、耜、犁、筲之屬，作事未免偷懶些；趙家覺得用他這個長工，不甚上算；故此做了不上兩年，便將他辭歇出來。沒奈何改業推車，又受了大食量的累，連車都吃掉了。當下侯七聽了，便叫他在店門口候着。他自己悄然上街去，把穿



在貼身的一件衫襖，扣着一隻有賊銀壳捫錶，拿至當舖中，當了兩塊大洋。因爲自己身上錢，祇賸下一塊有零，付了自己的房飯金，不能再給褚三兒租車果腹，所以特地當了這兩件東西。將當票順手在腰帶內一撻。然後回至汪家老店，將兩塊錢交給褚三兒，命他去租車打尖，吃飽了肚子，然後推車到此，一同就道。褚三兒歡天喜地的接着錢，也不道謝一聲，自願自拔步便行。侯七便和店中算清了賬目，眼巴巴等候褚三兒到來，便可就道。不料等了好久，還不見到來。店中人說：「這褚三子然一身，真個是條光棍；這一下，客官敢莫着了他的道兒了！」侯七道：「我瞧此人很有些血性，或者不會幹這種偷天換日的頑意。」正說着，那褚三兒來了。可是依舊兩手空空，並沒有什麼車輛。侯七正要問他，褚三兒先向侯七唱了個肥喏道：「小人該死！方纔我承爺賞賜兩塊大洋，原想一塊錢租車，一塊錢果腹，儘有的了。誰知小人跑到向來吃慣的



那家餠舖內去吃餅，他們向我要起陳賬來，不肯給小人烙餅。小人一時惱怒起來，把兩塊錢摸出來，裝一裝架子。誰知那開舖子的王老頭兒夫妻倆，認我是還賬的；老實不客氣，把兩塊錢收了去。小人情急，和這兩個老不死拚命爭奪。怎奈大家聚攏來，都編派小人不是；說甚麼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指小人有錢不還，便成了潑皮哩！小人說不過他們，對頭人又是兩個風吹得倒的老傢伙；無奈祇好老着臉回來，求老爺再給小人大洋一塊，立刻租車送爺就道便了。

「侯七聽了，心上連珠箭般的叫苦。暗想：今天糟了！不料竟會合着那句「錢逼死英雄漢」的古話哩！若在平時，或是關外；莫說頭兩塊錢不算一回事；就是二十塊，二百塊，既然看對了褚三兒的一表人才，也決不在這上頭計較。但是目下身客中，無親少眷，自己身上，又已分文沒有了；最難的是方纔自己誇下海口，如今如何把此話反悔得來！故而口內雖答應着褚三兒叫他少候些



時；心上却好比油煎水沸一般，一霎時不知操了幾十條心思。此時，他正站在店門口的櫃台外面，身子斜靠在櫃上；諸三兒一奔進來，便張口訴說。此地乃是一店中人出入要道；所以站定脚步，圍着瞧熱鬧的閒人，倒有十餘人。侯七自思：連當的價錢東西也沒有了！祇好學古人秦叔寶當鏢故事，把腰間圍的那條十三節虎尾軟鞭，拿到當舖子中去試當試當；只不知軍器要不要？即使可以當的，又不知道能當多少？一面想着，一面身子伸直，一伸手，要想把腰間那軟鞭鬆下；不料鞭未除下來，那腰帶內這紙當票，却霍地掉下地去。侯七自己尚沒覺得，反被旁邊一個四十餘歲，赤膛色臉的中年漢子瞧見了，口內說：這客人腰內，有紙頭的東西掉下地去哩！一面却很殷勤的，彎腰曲背，代侯七去拾這紙條兒。侯七一聞他來關切，明知自己身上的紙條兒，除了方纔那張當票，尚有何物？故此亦趕緊低頭去拾。不料侯七方把頭低下去，那個中年漢子



已代侯七拾得，正把頭拾起來，彼此冷不防，頭碰頭磕了一下。那人啊呀一聲，忙把兩手向上一遞，將那當票遞還侯七；接着兩手捧頭，連連呼痛，退出人圈子，自向店外去了。這時侯七下身，穿了條玄色單褲，外罩一雙月白湖縐套褲；在這間不容髮之際，頓覺得套褲之內，有一段硬綳綳的東西，被誰塞了進去似的；故他不及察看那紙條兒是否當票。忙的仍向腰間一攥，急於要抽出套褲內那段東西，看個明白。誰知伸手一抽，却是一個圓長紙包；放在櫃台上，打開來一數，乃是二十塊雪白大洋。此時侯七也不問是誰掉下來的，還是暗有能人，專誠以此資助自己的；却先要緊在包內，取出三塊錢，遞給緒三兒。叫他趕緊辦去。緒三兒又欣然的回身便走。侯七把洋包好，暫時仍向套褲內一塞。那些閒人也四散了。侯七眼巴巴等着緒三兒，又是好久不見回來。侯七暗想：這工夫白費可惜！現在有了十七塊錢在腰，何不把方纔當的東西去



贖了出來？短褂不值錢，倒是那隻有喊雙騎馬表，據乾娘說：是俺生父侯雲坡之物；所以我視同拱璧，常佩不離的；省得常在此處，一不留神當滅了，使自已良心上終生不得安逸。主見打定，再伸手去把當票取出，展開一瞧，不覺呆了！原來何嘗是張當票？乃是和當票大小相似的一方白紙；紙的右角，却畫着小小的一隻丹鳳，踏在一朵牡丹花上。侯七忙着趕到當舖中，想喊了地保注失票；不料比侯七早一步已被一個女子，持了原票照價贖去。侯七知道又遇到了掂斤估量的來了，可惜又是暗中摸索，不能算是大丈夫的磊落行爲。當下沒奈何回到汪家店內。那褚三兒已經推了車子，在路旁候着。侯七便和店中人打了個招呼，出門就道。他甫踏出店門，却見方纔代他恰起紙來的那個中年漢子，自外而來，跨進店門，和他打個照面，却向他似笑非笑的瞅了一眼。侯七一時會意不及，忙着引了褚三兒的小車，一逕就道，向清江浦進發。褚三兒身長



力不虧，候七身軀又不甚笨重；推着那輛羊角小車，但聽吱咯之聲不絕，那車輪宛比流星般移動，直往前面進發，快得和天上飛的鷹隼一般。走了一陣，候七忍不住問道：「褚三兒！咱聽說這條路，不十分太平，你可知道麼？」褚三兒低低說道：「承情十分厚視着我，故而我不忍欺您老！老實說吧：我自被趙家辭歇出來之後，就想幹這沒本錢營生，居然聚集了二三百位弟兄，合組成了一副『武班子』，專在永、夏、蕭、碭一帶放哨，劫掠那班過路的貪官、污吏。金銀刮到手內，除了自己弟兄散福之外，餘下統分給附近窮苦百姓，替守財虜消消罪孽。一面和山東沂州府地界，蒼山、疙瘡山、羽山、磨山四山的『當家』換了蘭譜，結爲弟兄；以有福有難，共享同當相約盟。於是，在永城李奶奶廟寨，蘇豫交界的鐵匠棚莊、碭北趙樓寨、沂州木家團四處地方，放了四回『大買賣』；親手毆傷趙樓寨的保鏢小火神趙隆西，木家團莊團督練官神拳教師



伏震東。從此我的賤名大震。因為我每遇正式臨陣開火，我總身先餘衆，撲在前頭；故而人家都喚我做沒了命緒三兒，又叫做拚命三郎。這消息傳入保安山內，被保安山的大大王任小山、二大王金秀山、三大王胡秀山等知道，便派人到我處，勸說我上山落艸。那時我當上碼子正當得味之際，自然一諾無詞，便率領弟兄上山，坐了保安山分金亭上第四把交椅。他們替我改名追命閻王，褚玉山。如是相安無事，約過了半年光景，我冷眼瞧任小山們，好似天殺星下降，立下『樹』、『怒』、『姦』、『戲』、『燒』、『賣』、『窮』。等七項殺人名目，把人的性命，玩弄得太覺慘酷；與我往日獨樹一幟時候，劫奪人們，抱定『祇拿不斫』宗旨，非至萬不得已，刀『封』不啓情形，大不相同；決計仍舊率領原來部隊，幹我的老營生去。不料我手下這班小子，不願再隨我下山，都推推諉諉的搪塞我。我明知他們的心都被任小山等收買了去，勉強逼着他們，隨了我去，



也不會像以前般用命賣力。所以我一賭氣，單身下山，改做車夫；無奈現在年頭不好，什麼都貴！雖我很願意做清白良民，安分守己；怎奈爲了饑寒兩字所累，要做良民而不得！始而百般忍耐，仗着這身子吃苦得起，挨凍受餓。後來連小車兒都換了米麵吃在肚內；再加往來之人，都是「線」上弟兄；不照面便能，要是一見面，承他們美意，總送我幾文買東西吃；一面又都勸我重入綠林，依舊去幹那打家劫舍的事業；別的不說，單論衣、食兩般，總不至和現在這般的鶉衣百結，腹內時常鬧饑荒！我聽了他們的說話，想想誠然不錯！不過我既經『洗手』不幹，若去『還湯』，那就算不得英雄好漢！故而始終拒絕他們，沒有依誰的主張再幹『斷路』生涯。不過跟他們當面約定：凡是坐我車兒的客人，要是我沒有動手的暗號表示，却不能『碰』、『架』、『鞭』、『奏』。（按：碰、搶掠也。架、綁票也。亦曰『抬』。鞭、毆打也。奏、斃殺也。此爲淮、徐、沂



、竟一帶之土匪隱語。）因此上這條路，無論如何不太平，我總能夠通得過。祇要一上路，詢問坐車的作何勾當。若是正當商人，或是安守本分的士子，或是小本經紀之輩；那我必盡力保護，送到目的地為止。要是販『黑老』、淘『亂把』一類，或是無惡不作的衙門猾吏，任心妄爲的地棍、土痞，以及一切有害社會的刁惡凶徒；要是僱了我的車，我非把他們送到黃泉路上不可。我在徐州所說的誰給我吃喝一飽，我就保送保到那句話兒，也不過試探試探，作成我生意的『買主』，是何許樣人？慷慨不慷慨？免得拉了歹人，送他的命！因爲我洗手之後，曾經天立誓，不願再由我手直接或間接斷送人家性命。不過我推的是小車，究竟少有高人來僱坐。所以雖有宣言，却沒有依我話實行之人。遇到今日，碰見您老，竟肯疊連二次，把錢給我租車果腹，真是第一次遇到！您老放心！保在我身上，安然行到淮陰地方，決不會有一些風吹艸動！



第十八回 烈火多威盜匪事業 秋雲善幻兒女情懷

侯七聽了褚三兒這番話，肅然起敬道：「看你不出，倒確是個有血性講義氣的好人；天教相會，定有前緣！不過你方纔說什麼樹、怒、奸、戲、燒、賣、窮的七殺名目，是何解釋。我倒聽不懂來！」褚三兒道：「這是保安山『網窰』（瓦屋曰網窰）處置肉票的方法：把許多肉票，縛在一根繩上。名曰『大石蟹』。揀那山內沿澗溝，或是生在嶺上危峯所在的合抱不交的大樹上，將這許多肉票，一個個高高吊在樹極枝，有時活活把他們吊死，有時命『小么』端正了鋸子、斧頭，將這顆大樹，連根斫伐，等待樹根鬆動，那樹身向着澗內，或是峯下倒下去，請問吊在樹上的人，從離地十餘丈高處地方掉下去，怕扔不成一個餅子麼？這就是叫『樹殺』。有些檢架到山上的肉票，通了風下去，沒有下落，或者肉票言語之中，挺撞得任小山等惱了，當場便一手槍，或一刀結果此票性命



。這就叫怒殺。架到了女票，稍有姿色的，便輪流姦污，若是任小山或金山，第一個奸了此女之後，不願意給第二個再奸，那麼，當場執着這女人兩腿，用力一撕，有時竟把人撕成兩半；就是輪奸之後，他們也有『准殺不准賣，准奸不准帶！』的規定，結果：免不了一死。這就叫姦殺。架來的肉票，年代遠了，大約家中無錢贖票，或者少有親人主持，由這票長住『窩』內，那麼，就把這老票作爲示威榜樣，遍嘗『圈圈餅』，（背上蒸蚊烟條。）『炒肉絲』，（以細竹絲鞭背。）『片兒湯』（以竹板答臀。）滋味，用來恫嚇那些新票，好使他們早催家內備價取贖；有時把『諳』來的『財童』的小生殖器弄硬了，塞在老嫗口內便溺；也有時命那『龍女』解衣袒胸，喚老頭兒用口含着伊小奶頭，用力呼吸；（凡在二十歲以上之被綁男、女，統名曰財神。如在二十歲以下，則男曰財童，女曰龍女。綁曰諳。）如其不從，立加鞭答；或遇性起時，就一刀結



果兩命；也有不勝拷掠，至於奄斃的。這就叫做戲殺。又名『催錢符』。有時架到了曾經被架而『扯』（逃走曰扯。）的熟票，或是『快票』（妙年婦女曰快票，言其家人必急於取贖。）的『天出頭』（夫字也。）以及曾經代友報官請究，做過『鷹爪』、或『抗槍道中』（凡當公事者、統名鷹爪。當兵之人、則曰抗槍道中。）『帶線』、『放龍』（爲響導領捉、曰帶線。知風報信、曰放龍。）之人；當然恨得牙癢癢地，不問情由，將這人手脚反拘過來，紮在一起，網成四馬攢蹄形，高掛起來；面對下，背向上，那背上不是起了一條肉糟了麼？便在肉糟之內，灌滿了煤油，用棉花搓成條子，浸在油內；然後點火燃着，名爲『肉身燈』，又叫『點天燈』；真正鬼哭神號，腥穢刺鼻；往往有好個兒的人，背上燒成了一條狹長焦肉溝，尙沒咽氣，依舊可以掙扎着；那麼，再把他丟入水內，讓他火毒攻心而死。這就名爲燒殺。又叫『水火鍊度』。在俗



南、徐北、豫東、皖西一帶的『開山當家』，每逢月底，必定要備着全豬、全羊、童男、童女，祭奠丙靈公、哪吒三太子、金回回等三位祖師爺；若是這月底，自己手內所有存票，沒有財童、龍女，便化錢向別人山頭上購來；照例：凡祭過祖師爺的活貨，好放他回去；但又恐有智識的小孩，回去放了誰，那便糟了！所以祭過之後，大抵總是開掘一個六七丈深的土坑，把這一對童男女，活埋在地下，說得很好聽，名爲『修來世』，保全他倆全尸，免得過鐵，致來世沒有人身投，所以叫修來世。這是叫賣殺。若見架來大幫肉票，內中有幾個鳩容鵠面，形神顛顛之人，不像有錢的；立刻就命抓去斫了。這是叫做窮殺。這些事情，莫怪恁老不明白，就是俺，居然也會男親其役；可是有些奧妙地方，尙還不會深悉哩！」侯七聽到此處，頭髮根根豎起，真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忍不住將左手手罩，在那小車居中兩根護輪木上，用力一拍道：「世



界上有這等的事！俺侯七不把這般毛賊，收拾得一乾二淨，誓不爲人！」不料用力太猛，把兩根護輪木統拍斷了。褚三兒道：「您老怎麼大發脾氣起來，將護輪木都拍斷，如今這車輪東歪西斜，又怎生趕路呢！」侯七道：「老實和你說了吧：俺就是吉林的白馬侯七，在關東三省，專門除暴安良；那個不知，誰人不曉！」褚三兒道：「哦！您老就是白馬侯七爺麼？真是久仰大名！新近聽得人說起：雲龍山內青艸窪的莊主，有個乾女兒，小名叫做鳳姑娘；託了清江浦鬧海神龍，一定要招侯七爺做東床快婿，不知有此話沒有！」侯七一聽，話兒越說越近情了；不覺很高興的答道：「有此話的。我此來就爲這事。」褚三兒道：「怪不道爺要上淮陰縣去，想必就是找尋蘇二去。」侯七道：「照吓！我本來是到蘇師父那裏去拜門。」褚三兒道：「那麼爺何不早講！蘇二目下並不在家內。」侯七道：「到那裏去的呢？」褚三兒道：「早兩天，我在徐州范墳地方



，遇見蘇二的小徒弟小毛豹，纔知道蘇師父被青艸窪莊主請在雲龍山商量要事。爺若趕到淮陰，竟是白跑一趟！」侯七道：「既然如此，咱們就往雲龍山走遭吧。」當下諸三兒依了此話，撥轉方向，一路向青艸窪而來。因為護輪木壞了，趕不出路，直到傍晚方纔趕到。侯七在車上遠遠望去，祇見許多松柏樹中，圍繞着一所大大莊院，四面圍牆，都是用黃石砌成；一望之間，共有五六進深，三平三樓，一所大莊院。牆外都掘了很深的壕溝；東、西、南、北四方，都裝着護莊橋；壕內水聲潺潺，一時也瞧不出多少深淺？牆上都砌了砲墩子，遙望過去，非常的威武嚴肅！又見第三進樓房屋上，迎風招展，插着一扇鏢旗；仔細一瞧，也是一扇飛蜈蚣旗，和那在長春所見那夥賣解男女的標幟一般無二。侯七暗想：照這情形看來，那匹寶馬定有下落了！書中交代：侯七拒絕趙鳳珍親事，無意之間，却說出是憎嫌鳳珍在江湖賣解，所以不要。誰知這消息傳



出去，却惱怒了鳳珍的師兄于鳳珍。便招呼了表兄滿天星、金鏢、和着金鏢、子鐵頭、媽媽趙氏、趙氏的兩個族弟無毛大蟲、趙匡忠、捲毛大蟲、趙匡孝，一同上吉林找侯七，恐怕能力有限，敵不過關東子家將的勢頭，所以到了奉天小西門，便在王鳳珠結拜的異姓姊妹駝龍、駝虎小房子內就攔下來；由趙匡忠趕到原籍安徽懷遠縣，想請趙鳳珍本人到來，和侯七見個高下。不料，鳳珍到山西去朝參五台山，尚未回來；匡忠邀請不到趙鳳珍，祇把兩個堂妹金嬌、玉嬌招呼着一同出關。金嬌聞說是和人家要見高下，便勸匡忠到此地徐州，預請金嬌未婚夫孫大元的乾爺、董長清，誰知董長清自己不願意勞動，推薦兩個徒弟，一個叫病太歲、單傑奎，一個叫小太歲、單元奎。彼此見面一談，又不是外人。原來傑奎、子劉氏、元奎妻子孫氏、孫氏的父親，乃是金嬌未婚夫孫大元的族叔；和金嬌可以稱得姑嫂。劉氏乃是陝西三原有名拳教師高鶴子的外孫女兒；她的母親劉



高氏，就是高鶴子最鍾愛的二姑娘，王鳳珍雖則未曾嫁人，親却定過一回，就是定得高鶴子的孫子高桂秋。那高鶴子有個徒弟，叫胡中山，革命黨人；其時高桂秋尚在求學時代，那時候青年學子，十有八九是革命黨徒；況且再有自己師叔胡中山的關係，自然高桂秋也常和關中著名黨人錢鼎，張鳳翹等來往。不料那一年，安徽撫台恩銘，被一個巡警學堂監督，候補道徐錫麟刺死了。清廷大震，着各省督撫嚴行搜捕革黨。那陝西撫台升允，又是滿洲人中的一個人才；居然被他搜着胡中山等祕密結合，謀爲不規的證據，大事搜捕；結果連累了高桂秋，不幸也被升允捕去槍斃，就爲此事有功，升允坐攬陝、甘總督。所以王鳳珠年紀已經二十以外，表面上，却尚是個閨女；實在是個望門寡。因此關係，趙匡忠去請單氏弟兄。劉高氏本來住在女塔傑奎家內，聽說是自己親戚之事，連孫氏劉氏、都一齊出關，到奉天會着面，再同到吉林。不料到得吉林，



偏偏遇着火燒侯家店，他們未曾下手。因為江湖上有下規矩：不可乘人之危！回頭侯七跟乾爹于大明子上長春去了。王鳳珠等再追到長春。上節書中，侯七親眼瞧見的那個玄衣女郎，就是王鳳珠本人。那兩個垂髫女子，就是趙金嬌、趙玉嬌。那個黑麻大漢，就是鳳珠的表兄。那個半老婦人，就是鳳珠的表嫂。那兩個少年男子，就是趙匡忠弟兄倆。還有兩個中年漢子，和中年婦人，就是單家兩對夫婦。那老年婦人，就是劉高氏。瞧瞧他們這一夥人、五男、七女；較量工夫起來，確是非同小可；所以敢於下手盜侯七那匹寶馬，盜到之後，尚敢留柬遺言。當下王鳳珠盜得寶馬之後，一同進關。依着鳳珠，要將馬送到清江浦蘇二家中，叮囑蘇二：若得侯七揣透着柬帖上的說話，到來索馬之時，叫他以後說話，須得想想出口，莫再胡說亂道！要知道：『泰山雖高，泰山之上，尚有蒼天，黃河雖深，黃河之外，尚有滄海！』莫道賣解女兒沒有能人？



這一回，就是顯些手段給他看看，叫他下回爲人要謙虛些！這在鳳珠，原不過爭一口氣罷了。畢竟老年人有主意，劉高氏說道：「費盡心機，盜了這騎馬來；如此下場，太覺無謂！鳳姑娘現在年紀差不多了；倒不如我們借此馬爲由，將鳳姑娘嫁了這姓侯的吧。他嫌賣解的不規矩，如今賣解的偏偏嫁給他；這們一來，一者爲江湖上賣解的吐吐氣，再者也算不虛此行了！」米金標等聽了，自然贊成。就是鳳珠自己，和侯七也見過面的了；像這樣的人才，這樣的名譽，嫁給他並沒有甚不願意。單傑奎道：「既然我們如此辦，那麼不必到清江浦去了。因爲蘇二叔曾經爲了自己的乾女兒趙鳳珍姑娘，向于大明子當面提親；現在雖則鳳姑娘還是鳳姑娘，可是姓王不姓趙；雖則同是石師太的門下，但又是開關不同；我們如今去請蘇二說話，常言道親不間疏，恐怕不能償願！這樣吧：家師董長清，和各方都有交誼；如今我們同到徐州，找到我家師父，從中



斡旋一切，豈非兩全其美！」大衆聽單傑奎言之有理，便都依着他的主見，一同到徐州，投奔董長清。怎奈董長清是個龍門派出家老道，清靜法門，焉肯來管這些俗事？并且侯七的頂頭冤家楊燕兒，自從失了寶馬，又眇上一目，跛上一足；所以也出家做了道士。恰好雲遊到徐，慕着董長清的法名，登門造訪。事有湊巧，王鳳珠等盜馬到來，也到徐州。這一來，冤家路窄，巧又相逢；鱗人相見，分外眼紅；當然又要發生枝節了！



第十九回 見蜈蚣旗登門索馬 過青草窪通相拜山

王鳳珠將侯七龍駒寶馬盜得之後，便和同伴入關。依着病太歲主張：一同到徐州投奔通靈真人董長清，請他主持婚事。誰知見面之後，提及此事，董老道一口回絕。本人和吉林于家，雖無瓜葛；不過聽人提及；侯七這頭親事，有蘇二於中說合，侯七已是鬧海神龍乾女兒趙鳳珍的未婚夫。雖說王家姑娘，和趙鳳珍是同出一師門下，彼此能耐鬍鬚；她們師傅石姑姑，也是龍門法派之人；祇要男求女允，本不一定說是姓侯的非趙不娶，姓趙的非侯不婚。怎奈趙鳳珍是我家孟師兄的甥女；故而我未便強作主張，替王家姑姑說合這段親事。王鳳珠等一班人，興愾恩的趕到董長清面前，不料得到董長清如此一個答覆，大家很失望的退出來。那病太歲單傑奎更加覺得丟臉。一時獸性發作，出了丁字巷呂祖廟廟門，便向王鳳珠、米金標等道：「諸位不用難受！家師天生這種古怪



脾氣，從未曾從過人家興；無論那件事，和家師去打商量，家師總是一派掃人家興頭的話；非得去請曹州孫百萬到來，勸家師玉成此事不可！孫百萬是個坐地『劈把』的『土老碼子』，家私足有百萬；近十年來，陸陸續續資助家師的香金，願金，總算起來，也要有五六萬金了；家師因為受了他金錢上的援助，故此遇事言聽計從。好在「掬」明這孫百萬的『海底』，並非外人，就是金嬌姑娘婆婆家的自族；論起輩份來，金嬌姑娘將來稱百萬一聲大伯。他也是大字輩。金嬌姑娘的未來當家，喚做孫大元；孫百萬官印是叫大隆；和大元倆，還是五服之內的兄弟行。百萬自負是個孟嘗君，仗義好客，最喜成人之美；再加孫大元的關係；祇要和他說明原委，請他向家師面前提及一句，決計辦得到。那時家師礙於百萬情面，少不得出面作主哩。」米金標道：「話是不錯？但是求請孫百萬，到何處去求請？我們一行人衆，是否一同前去，還是指定幾個人



去便得。」單傑奎道：「百萬的『盤地』，在青島、煙台、登州、濰縣、高密一帶；祇消到青島一找便行。而且不必大家同去，祇消在下和匡忠、或匡孝賢弟，二人代表前去就是了。」米金標道：「那麼有勞單哥，和匡忠賢弟倆，辛苦一趟吧。我們暫且找尋一家大些『近頭』住下了，眼望旌旗捷！」單傑奎道：「找『近頭』住下，男女衆多，似乎不便。不嫌待慢，叫舍弟引路，到家叔無鱗鱉單三英莊上擔擱下了再說。」王鳳珠道：「爲了奴苦命女子一人之事，要打攪許多前輩老英雄，真是不安之至！」單元奎道：「大家都是一門學道之人；江湖上義氣爲重，這些話何用講他。」當下，單傑奎，即便和趙匡忠倆，動身上青島，去求孫百萬說情。單元奎便引着王、米諸人，同至雲龍山青草窪單莊上住下。三英又認鳳珠做了義女。隔不上幾天，單傑奎和趙匡忠，從青島欣然回來，已求得孫百萬一封親筆書函。當便遞給董長清瞧了，董老道明知景



自己徒弟弄的玄虛；祇是礙了百萬情面，又不能不管這件俗事。故卽差單傑套上清江浦將蘇二請來，面商此事。一面叫人留神着，關外可有人追來。那單莊莊主無鱗蟹單三英，也是個老成練達之人；便命王鳳珠將那扇蜈蚣旗，在自己莊上，高高插起；倘使關外人追到此地，見了這旗幟，便不難指旗索馬。恰巧那一天，單三英有事到徐州，當晚不回莊，便在徐州汪家客店投宿。天緣湊巧，第二天和侯七照面。瞧出侯七囊中乏鈔，故此施展出那『對賣』工夫，資助侯七二十塊大洋，而且是暗中塞在侯七套褲之內，成全他一個面子；又替侯七把當去東西贖出。回頭侯七聽了褚三兒的說話，撥轉車頭，趕至青艸窪，遙見了那扇蜈蚣旗，高高樹起，便知寶馬定有着落。當下再問褚三兒一個詳細，知道了莊主名姓。便上前來『拜山』、『通相』。也不管天色早晚，急於要會見莊主。莊丁稟報進去，單三英也是剛從徐州回來。他是江南松江府華亭縣有名



巨竊馬一千的徒弟；江湖上名爲『走黑道』的。他的師父，本是華亭縣的捕快夥計；因爲辦理金山高紳家一樁大竊案，遭了冤枉，恨透了官紳兩界，索性改做扒手，專門偷富濟貧。每年耶穌被難日，俗稱外國清明，那些寓居上海，信仰天主教的西商男女，到余山天主堂行大彌撒禮，馬偷兒必定要『放』一票『生意』；尋常八十、一百塊錢的東西，非但不動心念，那怕攔在他面前都不要的；動手偷時，起碼要價值千金。故而人家叫他馬一千。那時單三英祇有五歲，爸爸已經死了。他媽把三英挑在筐子裏，跟着大淘伴，往江南逃荒種客田。逃到楓涇，恰巧巢湖幫中的大老班，什麼余孟亭、夏小辮子、和着高橋幫的小阿妹等，在那裏開場聚賭。馬一千也在那裏。上一晚，贏了三百多塊錢。恰巧第二天，遇見這班逃荒難民，馬一千一眼就看了三英這小孩；由余孟亭居間，和這一幫的難民領隊，開了兩三次談判；言明：一千拿出二百塊錢來，將這小



孩買去，任憑爲徒爲子；不過將來成人長大，娶親之後，養出兒子來，第一個頂襲馬氏香煙；第二個要還給單家。若是養不出第二個，也得一子兩祧。馬一千自己本生有二個女兒；故此將買來的孩子，取名三英。從小就教他扒高、上樹，等待纔能扶壁行走，便替他脚上拖鉛，又叫他跳高鑽梯。一到七八歲，馬一千每日用一張竹梯，兩頭用兩張高凳橫攔着；叫三英在這梯框子裏，忽高忽低的鑽着。一面又教他赤着雙脚，全憑脚趾、手指、肚皮三處用力，在這梯上，效學巨蛇出洞、入洞般游着。如是者幾年苦工一用，竟練就一身『鱗骨工』；人家去抓他身子，憑你一等一氣力，抓住了三英的頸頸子，或是手臂、肩尖，他祇消把身子略略一動，渾身的骨頭，都移動收縮；人家便抓了個空。而且跑路的快燥，可以追得着跑順風的走馬。那怕三層、四層樓房，離地十餘丈高；他祇消身子一縱，把三、四層樓，當做門檻般跨着。因此鄉鄰鄰里，都喚他



沒骨小馬。又叫野貓三英。他有了這一身能耐，自然承襲父業，也做這『玄門生意』。他的辦法，比馬一千還要好：一、不偷孤兒、寡婦；二、不偷婚喪喜慶；三、不偷僧寺、道院。而且在附近周圍五百里之中，決不出手。在松江地方，開了一爿酒店。每年春三秋八，不暖不寒天氣，推說出去辦貨，其實『做生意』去。回來時節必定帶一船酒回來；誰也想不到，那酒罈之中，一半是真酒，一半是金銀財寶哩。到二十歲那年，他慕名吳江鄉下在平望、北坵一帶的，有個水路同道，叫鱉魚。他不辭辛苦，特地登門投拜，又學了一身水裏工夫；能夠在急流巨浪之中，蟄伏五日五夜；又能在水底張眼，看清方圓二十丈內的微物；竟成就了水旱兩路英雄。所以又叫做無鱗鱉單三英。至於生平偷竊歷史，不僅用力，角智得來的很多；如偷取張香濤的貂褂，榮祿的翡翠斑指，慶王的鼻煙壺，都是用心思去換得來的。而且行俠尚義，不欺窮，不怕凶的脾



氣，比馬一千還要高一着。後來馬一千死了，他料理喪葬，帶孝披麻，真的和親生兒子一般。其時馬一千的兩個親生女兒，都嫁的了；大的嫁一個丈夫，叫潘子隆；那是教會中人，前清時候，內地的教友，竟也炙手可熱。第二個嫁的丈夫，叫樊四；那是松江府衙門內當捕快的。兩連襟覬覦丈人家私，對於這位大舅子，都看得像眼中釘般。三英知道此地不宜再居，倘然再住下去，一定要起內訌，壞事哩！故此他私下把值錢東西，先運了出去。恰巧兩個姊妹，異口同聲的，來責三英以大義，說：我爸在日，買你這野貓頭，原是要想假子真孫，傳宗接代。如今你年近三十，尚不思娶妻，死守這一所十天九關門的酒店，一毫不轉轉報答我爸的念頭！三英便借此因由，推說出外另謀生計，把餘剩下的粗笨東西，都交還了兩個姊妹；他自己隻身上京，想幹一兩件驚天動地的事。不料，他到京內，恰巧有一個御史叫安維駿，單獨上本，參了慶王、榮祿



、李蓮英三囚，忤了懿旨，充發到新疆去做軍犯；三英爲義憤所激，便捨身保護着安維駿，到了戍所，博到江湖上一個義士之稱。回頭到徐州本土，恰巧和單傑奎兄弟相遇；一敍家世，他還是傑奎元奎五服之內的族叔；他生性好道，即由傑奎介紹給他師父董長清，結了個方外知己。他便拿出錢來，在雲龍山內，青艸窪地方，建築了一所單莊。每三年出門一次，做一回大宗買賣，拿回徐州來。專門愛老憐貧，布僧施道，在雲龍山一帶，提起單三老爹單善人的名譽，真個三歲小孩，八十歲婆婆都知道；誰瞧得破他的實在行藏！這一回肯招留王鳳珠們住下，也就可見他熱心義氣，樂於成人之美！當下得到莊丁通報，蚤夜有人登門拜訪，他雖和來人尙未見面，心上已猜着了八九分。忙的迎將出來，果然就是汪家客店內，僱褚三車子的那個大胆關東客。頓時滿面春風，抱拳帶笑道：「七爺：『在下不知你大哥到來，未曾收拾少安排，缺少接駕休見怪



！千朵桃花一樹開，應該三十里鋪紅，四十里結綵，五里擺茶亭，十里擺香案；派三十六大么，七十二小么，排隊迎接大哥金駕、銀駕、龍虎駕，纔顯我們三界弟兄的梁山義氣，方表小弟地主之誼！」侯七一瞧此人，就是客店中所遇見的那個怪人，論不定那二十塊大洋，就是他暗助於我的。并且一照面，聽他滿口『門內』說話，一陣子『皮盼』；自己也不得不『噓』了。忙把左手執着右手手腕，將右手中指、無名指、小指三指伸直；食指、和大拇指，捏了個小圓圈兒；恭恭敬敬，低首鞠躬道：『好說好說！做小弟來得魯莽，漏夜驚動虎駕，實在該死！因為聞得江湖上提起您老人家，有仁有義，有能有志；在此寶山興基立業，拈旗掛帥，招聚天上水旱英雄，栽下桃李樹，結下萬年紅；故此順風趕到寶山，特來與您老人家隨班請安；本則初到寶山，常用艸字單片，升至您老龍虎寶帳，請安投到，稟安掛號；怎奈小弟交結不到，理路不周，子評



不熟，鉗子不快，衣帽不正，過門不清，長腿不到，短腿不齊，跑腿不稱；所有寶山的金堂、銀堂、衛字開堂、上四排叔伯大哥、中四排兄弟底佬、上下滿園的哥嫂，一時不及請安拜會；祇好低頭拜伏在寶山的金塔、銀塔、珠玉塔前，煩勞您老，代小弟出上個滿堂龍符，諸多要求，高担貴膀，恕過小弟左右！

「單三英道：『豈敢豈敢？請升紅花亭上虎皮交椅吧。』」當下兩人，都用着『洪門』中極客套的『拜碼頭結交回條』，『噓』過一陣；所謂『不噓不親，噓噓骨肉至親！』禮當如是。然後手挽手兒，一同到了廳上行禮，分主賓落座。三英又卽吩咐莊丁道：「快到外面，將七爺坐來的那個車夫，好生款待。他也是『當家的』身分；千萬不可簡慢一些，惹人笑話！」莊丁應着自去。然後他們倆重事寒暄，先客套了一陣，漸漸談及本題。侯七便先認出言無狀，以致惱怒人家。至於那騎寶馬，人家見愛，相送何妨；不過彼此總得當着面



叫一聲。所以不遠千里，追趕到來。好在此事有蘇二師父在內，『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得他老人家出來調處，諒來總不使何方吃虧。併且不要說蘇師父了；就是您大哥有甚主見，祇要不失一個公字，兄弟也無有不遵。如其對方不是爲了兄弟拒婚之故，却是誠心要犯上一犯的；那麼姓侯的身子，不是租賃得來；胆門子雖不見得大，可是刀山、劍樹、火坑、冰池，曾經親歷；那怕豹子心肝，惹俺性發，也要嘗上一嘗！明人不作暗事，有胆量有種的，請出來較量一下吧！單三英聽了侯七一一番說話，肚中暗暗發笑：原來這姓侯的，還認道盜馬之人，就是蘇二曾經跟他提過親事之人；誰知內裏頭還不是這樣簡單哩！當下，便笑答道：「七爺！這一回事，真是『大水冲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兄弟也不過居間一份子；因爲久慕你們吉林子家鏢的威望，心愛結交您們爺兒倆；所以纔挨在裏頭湊熱鬧。至於這事的誰是誰非？究該怎麼辦理，



方不失一個公字？那是上四排當家責任，兄弟斷不敢參加末議！好在出頭擔任調停之人，自有董長清道兄負責；已差舍姪動身，到淮陰相邀蘇二師兄到來，討論此事哩。」侯七道：「究竟兄弟那騎代步，在此地不在此地呢？」三英笑道：「慫大哥也是聰明人；光臨敝莊，想必已會瞧見那扇飛蜈蚣鏢旗。祇消蘇二師兄到來，萬事皆有着落！」侯七聽了默然，也未便再往下問。三英便端正筵席，請侯七用過晚膳，很殷勤的讓侯七到客房安歇。并由三英親送侯七入房，幫同檢點窗戶上鐵鈕可曾扣好；用火照着床底、櫥底下，有無歹人伏着；這是江湖上名喚『靜房』，也是老在外面『跑碼頭』『背風火』過日子之人的日常功課。



第二十回 盜中盜一駒遭磨折 婚外婚二鳳質調停

單三英四下照看過了，又和侯七橫躺在床上，談及自己已往歷史道：「那年護送安都老爺到了新疆，曾由外蒙古繞道過來，大寬轉的到得關東三省。什麼五站、一面坡、雙城子、綏芬河等處的『求火二哥』，和着沿中東路線的『長江』、『江東』、『龍山』、『劉鄉視』、『半山』、『公平』、『青山』、『雙洋』、『滿天飛』、『掃北』、『天照應』、『老靠山』、『紅勝』、『占北』、『得勝』、『天龍』、『邊縣』、『赦文』、『老里山』、『戴國維』等二十股，吉林縣的『大法國』、『同樂』兩股，長嶺縣的『上湯』、『地龍』、『獨脚虎』三股，五常縣的『老五』、『老六』兩股，農安縣的『中華』一股，舒蘭縣的『德字』、『艸上飛』兩股，以及長春、濱江、伊通、樺甸、磐石五縣的統辦，仁義軍內的『紅字』、『通德』、『大中學』、『大林子』、『天



順」、「雙龍」、「野貓」、「長山」、「常山好」、「長勝」、「靠山」、「平江」、「征東」、「四海」、「天狼」、「好朋友」、「關東」、「太平」、「小楊知事」等十九股弟兄們，多曾「拉過場」，「通過相」，受過他們「一宿三餐」的恩惠。這一般好漢子，七爺大約總都有交往？」侯七道：「這一班人，名喚『宣統四十九』；一共四十九個頭領，散處北滿洲一帶。統計他們手下弟兄，最多的二三千人，最少的，也有二三百人；總數約在二萬五千人以上。却都是宣統登基以後纔出世的。兄弟在『本土』上，仗着義父于大明子的老臉，連關東一霸天老疙們的常例，也還不願收受；莫說這些『光桿鬍子』，時常『哭窮道苦』，一些不痛快的。所以兄弟雖知道他們，他們也該知道兄弟，但是連一個本子的來往都沒有了！」三英笑道：「如此說來，七爺真是小老頭子了！」當下兩人你談我講，滔滔不絕，談得非常投機；直談到三更時分，三



英方告辭進去安歇。侯七送過之後，將房門關上拴好。人也覺得乏了；寶馬雖尚未見，可是有了一些眉目哩；故此很放心的卸去長衣，吹熄了燈台，便扒到床上，坐過一回工，倒頭安睡。剛纔合眼，却被防夜的獠狗吠聲驚醒。隱隱間，好似聽得有人打門；接着，好似有人收了獠狗去開門；以下便又寂然無聲了好久。侯七又將合眼，忽然而人嘯馬嘶，從裏頭出來的脚步聲甚多；有一個女子聲音道：「追着了這廝，把他那隻亮眼，也取出來喂狗。問他下回再敢幹這不講理的事情不敢！」接着又聽得三英的口音道：「深更夜靜，何必如此大嚷高呼？你們大家分頭趕上，拿翻了這廝，儘幹好哩！我早就料到：攔在那裏不妥，如今果然出亂子哩！幸虧老道動了三光，這廝雖然是個紮手貨，想來總不是老道的對手。大家噤聲些，各自奔前程，休要驚動了貴客！……」侯七聽到此處，心上突然一動，忙的從床上直坐起來。見窗上果有幾道微細的燈光；因這客



房僻在一隅，不是出入要道的廂屋，內中隔開幾層院子；那火光又是完全從最高的烽火牆上，反照下來的；所以一條兩條，微細得很。就是人聲雖能聽見，却也隱約之至。幸而侯七耳聰勝人，再加夜清心靜，還能分辨出男女口音；換了別人，恐還辨不出字眼兒哩。等待侯七身子坐起，正想取燈上火，開門出去動問甚事。却又衆聲齊歇，光亮全無，和方纔睡時一般沉寂。侯七呆坐了一回，祇聽得檐上擺的一隻自鳴鐘走動之聲，轟然間又叮叮的打了四響。侯七暗想：寄居在人家莊上，黑夜去攪擾人家，也說不過去的！好在已是四句鐘；天明了動問未遲哩。主意想定，重又倒身躺下，朦朧睡去。一睜醒來，已經日上三竿；侯七忙着起身，三英已經派人來看過幾次了；恰巧又遣莊丁，來窺視客人醒未？聽見侯七拔拴開門，那莊丁便把臉水盥具，送將進來。侯七暗想：單三英待朋友，真耍臉，和咱們義父手面差不多。這種朋友，多交結幾個，彼此



有照應的！當下，侯七一面想着，一面便徐徐的洗臉漱口。一路上，爲着短少盤費，所以起居飲食，都將將就就，連口都沒有趁心適意漱過一回。故此今天梳洗，格外道地，自然時候也費得多了。剛纔舒齊，想喊莊丁帶路，到外邊去和三英相見。祇聽得房門外一陣脚步聲響，接着三英打頭，領了一羣人前來，黑越越擠了一屋子。侯七定睛一瞧，不是外人，原來是自己的義父于大明子，和着把兄白面夜叉李老二長泰、金眼神鷹高老三福海、鑄鐵塔韓老五尙杰、以及秃尾鯀、陳海鯨、小華陀、張景歧等一行六人。侯七一眼瞧見，便知道這一班人，乃是追趕自己來的；不過如何會知道我在此間，也找尋到此，可以說是會尋的了。又見鬧海神龍蘇二，和着他徒弟小毛豹倆，也在一處；更弄得明白了。本來蘇二的來到此地，昨晚三英已說過，那是派人去邀他到來的；但是如何會和義父、盟兄等一同到來呢？這一下，莫怪侯七茫然，就是讀者，也急



於要問個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實在，候七那天黎明時節，悄然就道。等待天亮足了，包瞎子出去沖鳥，忽得到一個打更的報告，說：在東方發白之際，他從市梢上打過四更，挾着榜籬，睡眼朦朧的跑回來，預備到更棚內去安睡。猛一抬頭，却遙見于老掌櫃店房圍牆上，似有一條黑影躍下來；可惜距離較遠，又在昏昏欲睡之際，所以沒有看清楚是人呢還是貓？心上却含着一百二十四個疑字。回到了更棚，仔細想想，又想着白天聞得天遠店丟了一騎好馬，怎麼如今又會瞧見這一條黑影？越想越不放心，所以特趕來報告一聲。包瞎子聽了，心上別的一跳；鳥也不沖了，二次回進店房，招呼大家起身，裏裏外外，四下檢查，東西却不會丟失一件半件，單不見了候七一個人。大明子道：「這頑童又發脾氣了！不消說得，定爲了那匹馬，隻身追趕上去，和人爭強鬥很哩！」于大娘聽了，格外着急，催促丈夫派人尋去。當下大家一商，決計留下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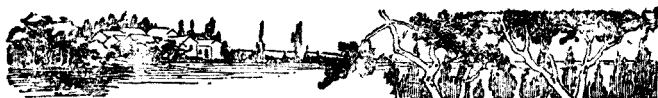
賢訓和王五看守店房；大明子同著陳鯨海、張景歧倆，去追侯七。好在盜馬之人，留下東帖，暗示去處；也許侯七是往蘇二那廂去的。便打點行裝，一同入關。臨走之時，那諱尙杰恰巧自奉天到來，探望侯七；得知私自動身消息，爲了同盟義氣，所以也隨着大明子入關。過了天津，韓尙杰說起：七弟並非魯莽之徒；暴虎憑河的事，決不會幹！恐怕他是到滄洲去邀請二哥，好在順道，咱們何不不到滄洲問一聲？大明子一聽言之有理，便到滄洲停留，去問李長泰。可是侯七併沒有去過。李長泰也爲了個義字，便也跟同南下，找尋義弟。及入魯境，又想起曹州高家二傑，故再繞道前去探問。老四黃面佛高大鎮，保了銀鏢上河南，不在家。高福海因爲妻子有孕，快將坐蓐，故未出門。及聞侯七失蹤消息，妻子臨盆也不顧，要追隨大衆，去找蘇二。李長泰勸他：候妻子輕身了，隨後追來未遲！高福海却抱定劉備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破，可以



補；手足斷，不能續；的四句說話，找尋七弟要緊；家中妻子養不養事小！一定要同去。當由曹州動身，到了清江浦蘇二莊上，方知侯七尙未曾來。一時再往何處找尋？不要路上已經鬧了亂子呢？大家都甚着急。據張景歧指指掄算，說是決無妨礙！無奈無處追索侯七這人，對於張景歧的六壬卦，大家也就將信將疑。蘇二勸大明子不要燥煩，靜候七八天再說。到了第五天清晨，病太歲單傑奎，奉着師命到來，相邀蘇二上徐州。大明子等左右無事，便和蘇二一同到此；昨天已和董長清見面，故而今晨一同來到單莊。侯七那裏會明白內情，莫怪見了子、蘇諸人在一處，便奇怪起來！當下一一上前見過。侯七正欲開口動問，蘇二却先向侯七道：「你這個孩子，真是淘氣胚！去年如果遵從了你們大倫之命，賣了俺乾癯老頭兒的眼，一口答應了趙家千手聖母鳳姑娘的親事；待到現在，怕不已經成雙交拜，快要生小孩兒；咱們一杯喜酒，也喝入肚內；豈



不大妙！偏偏裝腔作勢，以致把那騎血肉換來的寶馬，又丟失了！自己又好勝性大得很，真正胆子包身，將義父、義母養育之恩，全丟在腦後，一個人跑到此地！你自己想想：對得起人？對不起人？」蘇二這番說話，義正詞嚴；侯七一時無言可對，祇好低着頭受埋怨。李長泰道：「于師父到了我家，劣兄開得賢弟失蹤，心上急得什麼似的。連高四弟把他媳婦的生產都不顧，也一同南下找尋。到了蘇師父那裏，道賢弟沒有去過；我們真和孤舟入海，遭風吹斷了桅子般。這種滋味，生平尙是頭一回嘗到！七弟！下回這種使小性子的猴兒脾氣，千定不可再發了！我們結義弟兄十人，不幸佩巽九弟，慘遭毆斃；現在聞說朱三傻子又病重得很；雁行折翼，何等可悲！老七呀！以後須得各自珍重，千定不可如此了！」侯七聽了二哥的說話，打動天良，親走過去，向于大明子磕了個頭，自承魯莽。大明子笑着扶他起來，向蘇二道：「這孩子多了不少怪禮



節哩，俺一生就怕這個頑意！」蘇二道：「現在不是說閒話的當兒，到底小坡對於這親事，心上贊成不贊成呢？」侯七道：「俺總聽憑義父作主。」蘇二恨道：「呸：你早就說了這話，小徒小毛豹，前回也不致白白在關東道上來往幾回；目前的事，也不會發生！你可知盜馬的鳳姑娘，還不是我先說的那鳳姑娘哩。」大明子道：「本來我要問你，昨晚董老道和你在雲房內，從二更一直談到三更，到底談些什麼？怎麼談過之後，他又會連夜出門雲遊去的呢？」蘇二歎道：「唉！總而言之：在江湖上作事，作不得真心冤家的！你們道是怎麼一回事？」當下，蘇二先將侯七拒絕婚事，對於賣解的說了句閒話，惱了王鳳珠；下手盜馬進關，投奔董長清，求他作主，願嫁侯七；邀我到來，一者，和我打商量，叫我不必堅持我家義女趙鳳珍的親事；二來，就邀我作伐爲媒；所有各情，詳細說了一遍。陳海鯨聽了，掌不住鼓掌笑道：「好哇！那王家姑娘



，長得模樣兒真好！我和七爺都見過的了。那麼，準煩勞蘇師父，就把王家姑娘，說給七爺做了媳婦兒罷。」張景歧道：「你的外號叫秃尾鯁，真有些兒鯁味！又不是替你娶媳婦兒，要你這樣起勁！也許你看得中，七爺的目光和你兩樣，倒看不中哩！」大明子道：「小坡！你爽爽快快說吧，要王家姑娘呢？還是要趙家姑娘？」候七此刻的心事，被海鯊一語道着。所以毅然對道：「王家姑娘也好！」海鯊向着景歧瞄了一眼道：「如何？」景歧也不響了。蘇二道：「可知目前又節外生枝哩！」大明子訝異道：「又發生了什麼亂子？」單三英在榜接口道：「祇因我那義女，和趙家姑娘是同門姊妹；再者又有蘇師兄的關係；所以由舍侄單傑奎打主意，請董師父出面打招呼。又恐出家人不肯管俗事，故又上膠東孫百萬那裏，求了一封書信；因為孫百萬和董師父的交情，真夠得上。果然書信一到，老道便一諾無辭，就命傑奎再上淮陰，請蘇師父。不料



孫百萬家中，養着一個幫閒的跛足道人，又是折臂，又是眇目，和三搜蘇府戲內的施不全一般。他聽得舍侄要求孫百萬出信說話，他便趕到徐州來，和董老道相見。彼此是出家人，當然招留住下。誰知這廝心存不良，第二天乘人不備，就把那匹寄養在董老道廟內的寶馬，盜着走了！一時不知他的來蹤去跡，找尋都沒處找尋！沒奈何差二舍侄單元奎再到膠東去問孫百萬，纔知此人是侯大哥的頂頭冤家，叫做什麼通臂猴仙楊燕兒。他的所以殘廢，就為在你們于家鏽行手內栽了觔斗，以至手、足、眼珠，皆受了害。他無顏再在關東爭勝，所以出家學道，雲游進關。知道百萬好客，外號人稱小孟嘗；他便望門投止。這些過去歷史，是他親口和百萬說的。并且道他有個新結父的義弟，乃是湖南草包劉瘤子的胞弟，叫做八臂哪叱劉萬通；和你們于家也有仇恨，已經到過吉林，將候大哥的……」說到這裏，蘇二插口道：「單哥！彼此既不是外人，下回你



叫小坡，不能再是弟兄稱呼了。」侯七道：「不錯！這是小侄出言無狀，初次見面就很放肆。往後請單師父正定稱呼纔是。」于大明子怒視侯七道：「你不要往這浮文上嚕囉，打斷單爺話頭！請問單爺，那劉萬通到了吉林，又怎樣呢？」三英道：「據說私下放了一把火，將七爺的店房燒去。回頭再買囑一個吃空心飯的，敲了七爺一下小小的竹槓。劉萬通自己呢？却上南京去，用鷄心腿踢傷了一個姓朱的；說也是他不共戴天的仇家。他們把弟兄倆，約會在河南嵩山少林寺碰頭。只是這個殘廢東西，盜了馬，是不是上嵩山去的？百萬却沒有知道。二舍姪探聽明白，回來告訴，董老道也動了『三光』哩！命二舍姪和趙匡忠、趙匡孝，二弟兄，先趕到嵩山，在憨玉環、憨玉琨等十九個黨寨中，投遞音書，請他們留意這個殘廢的人，和這寶馬，把來一併扣留。他自己直候到昨天下午，蘇二師兄來了，說明原委之後，漏夜再到敵莊，招呼王姑娘，和



王姑娘中表姊妹的米金標夫妻倆，以及趙家兩位姑娘，大舍姪夫婦，二姪媳等人，都追尋此馬去了。王家姑娘說：在人家廐內盜了來，非得原璧歸趙不可！想來董老道和蘇師兄談了一個更次，就是談的此話了。」蘇二點頭道：「正是！」當下大明子聞說馬又被盜，不禁暴跳如雷。依着心上主張：恨不能立刻一步跨到嵩山，抓住楊、劉二人，出口烏氣，仍將寶馬取回。侯七等自然也是如此設想。獨有蘇二，不贊成這個主張，不住的雙手亂搖道：「不用我們自家去，這一路，有董老道領頭；不怕馬奪不回，人拿不到！我們自也有我們應爲之事，昨晚董老道亦已和我商妥，我們也得立時出發了。」侯七道：「我們往何處去呢？」蘇二道：「朱三傻子不是病在垂危麼？據董老道說：劉萬通本人尙在南京，他要候三傻子咽了氣，纔肯離開白門，上嵩山赴約。傻子的師父馬回子又不在南京；所以由得劉萬通張牙舞爪！我們如今不如就趕到南京拿劉小子



去！」侯七聽了，第一個先贊成，說：「事不宜遲，我們就去！」蘇二道：「你麼？那可用你不着，你自有你的去處。照你心上；如今是要娶王家鳳姑娘，不要那趙家鳳姑娘了。雖則是一樣的；不過千手聖母的脾氣，比着王鳳珠還要嬌些；并且她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在鷄冠山上，下手盜馬，和那老猿較量之際，若沒有趙鳳珠暗助一臂，你不喪在猿子手內，便死在楊燕兒的飛簫石上！她若知道了你和王鳳珠結婚，一定要不舒服！惱了她，跟你在江湖上作對，不是要的道！所以我和董老道昨晚也會計議過了；由老道出的主張，叫鳳珠趕到她師父石道姑面前，求老道姑出口一聲。那麼，趙鳳珠礙着師父、師兄的情面，不會再有什麼變端發生！你呢？也得拿着我一封書信，到安徽懷遠縣龍亢集趙莊，面見趙鳳珍家的族長趙子丹，託他代向鳳珍道謝一聲救命之恩，方纔可以和王鳳珠結婚。不然，受累無窮，後患不淺哩！」此刻侯七信仰蘇二的心，比前加了



江湖豪俠傳 第二十回

好多；所以蘇二說出來的說話，不敢違拗，諾諾連聲。

